

2004 年新疆周边事态年度报告

潘志平, 石岚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 反恐怖, 越反越恐, 是本年度国际大环境的基本色调。新疆周边的中亚地区也发生些问题, 主要的是: 一, 为阻止和平重建, 车臣恐怖分裂武装大疯狂了一年; 二, 乌兹别克斯坦春季和夏季先后发生两轮恐怖袭击; 三, 巴基斯坦的南瓦济里斯坦成为中亚恐怖分子的最后藏身地。如果对新疆周边形势进行评估的话, 那么在离新疆南部境外不远的一些地方还比较危险, 其恶性发展必然会危及新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 仍须密切关注。新疆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发展主要取决于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甚至还包括巴基斯坦这样的地区大国间关系的演变。2004 年比较引人注目的是: 一, 上海合作组织在启动东方反恐机制、开辟现代“丝绸之路”过程中, 又有新的做为; 二, 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继续看好; 三, 中国与周边地区经济合作有诸多亮点; 四, “东突”之暗流仍在蠢动, 不可大意。总之, 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复杂, 不妨借用李清照的一句词: “乍暖还寒时候, 最难将息”。展望未来, “悬念”多多, 最重要的是五大“悬念”。一, 伊朗会不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下一目标; 二, 大选后的阿富汗: 部落长老古树嫁接“美式民主”能接出什么果? 三, “金新月”鸦片连连大丰收意味着什么? 四, “天鹅绒革命”会不会在中亚蔓延? 五, 费尔干纳地区恐怖危机是否还会爆发? 我们的结论是: 新疆周边可能持续着和平发展的势头, 但诸多复杂因素交织, 悬念迭出, 因此中亚的地缘政治可概括为: 走势微妙。

关键词: 新疆; 周边; 2004; 年度报告

中图分类号: C1 **文献标识码:** A

在上一个年度报告中, 我们比较注目地用“走出阴霾”表述对新疆周边形势的判断。这是否“盲目乐观”了, 完全可以展开讨论、争议。无论如何, 2003 年可谓是转折的关键之年, 意味着“希望”, 那么, 在度过“乍暖还寒”的 2004, 展望 2005, 悬念迭出, 中亚地缘政治走势微妙。

1 “越反越恐”的世界

2004 年 9 月 11 日, 即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后的三周年之祭日, 此时, 各国政要、学者、国际问题观察家或讲演或撰文, 不约而同地诉说一样的话语: 反恐怖, 越反越恐。这就是本年度国际大环境的基本色调, 新疆周边的中亚地区也发生些问题, 但大体上还是局部性的。

1.1 恐怖大扩散

自“9·11”以来, 恐怖袭击事件不断发生, 中心地区在中东的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地, 同时在西起摩洛哥、西班牙, 东至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北至俄罗斯、土耳其广大地方, 恐怖大范围地扩散。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一. 越来越残暴。除了绑架、自杀式爆炸、劫机外, 手段更加残忍, 如恐怖组织网站上向全球反复展现的斩首血淋淋的现场画面, 是本年度的一大景观。

二. 滥杀和屠杀而丧尽天良。如果说在伊拉克攻击的主要对象还是针对美军占领军, 外国人, 那么在更多的地方, 如马德里、别斯兰, 其攻击的目标是与之毫无关系的平民、妇女

孩童。如果说有什么与先前不同，那就是如今恐怖分子更多地对准了脆弱的软目标。

三、新生代恐怖分子崛起。本·拉丹仍藏在某个角落，不时如幽灵般现身于电视、广播，“基地”组织已变成砍掉一个头又长出更多头的“七头蛇怪”。美国情报官员警告：“‘基地’组织把它的意识形态传播给别人。在这场运动中受其影响的其他极端组织已构成下一轮恐怖威胁”。反恐专家相信，更加捉摸不定的新一代极端分子已接过大旗。^[1]所谓的“第二代本·拉丹”，即本·拉丹的部下扎卡维、印度尼西亚人朱尔卡奈安、摩洛哥人阿齐兹等，这些嗜血成性的年轻人已走到前台。^[2]

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美国。“9·11”事件的三年间，美国经历了从博得同情到遭人厌恶的过程。在打击与恐怖大亨本·拉丹狼狈为奸的塔利班的“反恐”战争中，美国得到广泛支持，随后美国甩开联合国在全球一片“反战”浪潮中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在军事上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同时政治声誉却遭到难以弥补的损害。“9·11”事件三周年之际，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仇恨美国”的文章，文中说道：“2001年9月12日，法国《世界报》主编玛丽留下一句名言——今天我们大家都是美国人。三年后我们却成了反美主义。”^[3]“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会造就一百个本·拉丹”，目前伊拉克混乱现状和国际恐怖主义无论在规模、区域、手段和目标上都呈现出日益猖獗的趋势，验证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这一预言。

美军打下巴格达已一年半，但那里天天是血腥的战斗，美军在苦苦撑着。2004年11月当月驻伊美军136人死亡，创伊战以来美军月死亡新高，截止2004年11月底，驻伊美军死亡总数达1274人，受伤总数达9765人。有观察家分析说：伊拉克正进行的民族主义战争、宗教战争、恐怖主义战争、破坏性战争、绑架战、内战和文明之间的战争，这七场战争都有不同的背景、手段，参战者、袭击对象、袭击地域没有固定模式，这是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此复杂的大混战。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最新报告称：伊拉克战争增加了恐怖主义风险，也许要等到五年后伊拉克本国的军队才能从联军那里接手。^[4]美国的一位军事教授十分悲观：没有十年时间，难以脱身。^[5]黎巴嫩的一位宗教领袖也预言：美国占领伊拉克将持续十年以上。^[6]2004年8月30日，布什总统不得不承认，反恐胜利得等美国的下一代人。^[7]美军还不得不长期陷在伊拉克的泥潭，如上述的西方权威报告所称：“对伊拉克的占领，将继续使美军倒霉。”^[8]而一批美国著名退役将军散布令布什不快的言论，诸如，“根本看不到一丝曙光，噩梦已变成了现实”，“美军进入伊拉克就像德军当年进军斯大林格勒”，“布什已经输掉这场战争，会比在越南输得更惨”，等等。^[9]

另一方面看，2004年恐怖主义固然气焰嚣张，但种种迹象表明，它已开始失去人心和影响。伊拉克费卢杰的伊斯兰宗教领袖说：“先知穆罕默德甚至反对肢解一只死了的疯狗。费卢杰发生的事件（肢解美国平民）是对伊斯兰教义的曲解，是违反伊斯兰教的行为。”埃及的一位著名的宗教领袖也站出来说：“斩首和凌辱尸体违背伊斯兰教义”。^[10]法国一位中东问题专家认为：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强烈反对恐怖活动，伊斯兰世界想相信，如今发生的一切正在摧毁穆斯林文明社会，他们担心恐怖活动将导致浩劫和毁灭。^[11]俄罗斯鞑靼斯坦的宗教领袖则指出：恐怖主义没有民族属性和信仰。这是因为指使恐怖分子犯罪的往往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政治、经济或社会原因。虽然在某些恐怖事件中，有穆斯林参与，但恐怖分子本人并非真正的穆斯林，他们代表的是“穆斯林的法西斯主义”。^[12]阿拉伯知识界和世界穆斯林的有识之士关于恐怖主义的讨论，还在深入，无论如何这样的讨论既然已经开始，就非常有意义。

1.2 周边

本报告所谓的“新疆周边”还是如以往所定义的“中亚”，即：“我国新疆境外附近的中亚五国，包括车臣在内的高加索地区、伊朗、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拥有大量穆

斯林的印度西北部”。最近的十来年“三股势力”在这里一直比较活跃，阿富汗、费尔干纳、克什米尔和车臣成为危险的四座“火药桶”。塔利班、车臣恐怖分裂武装、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伊扎布特（解放党，Hizbut Tahrih）、克什米尔的圣战者组织和亡命于此的“东突”等组织，是最具危险的暴力恐怖组织，它们兴风作浪，遥相呼应，在新疆周边形成恐怖的“双月”带：

车臣——中亚——阿富汗；

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

这两条恐怖“月牙形”焦点在我南疆正对面的费尔干纳盆地。

这就是世纪之交新疆周边恐怖主义活动的基本态势。

“9·11”后，随着塔利班被打跨，当时正在阿富汗与塔利班并肩作战的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的基本力量也受到重创。阿富汗、费尔干纳这两座“火药桶”明显降温。近两年，随着印度、巴基斯坦走向和解，克什米尔虽不时发生恐怖爆炸，但局势也不像前些年那样可怕。只有车臣还在持续地闹着。2003 年是个比较关键的转折之年，如我们在上一年度的报告中指出，新疆周边开始走出“三个主义”的阴霾。2004 年，新疆周边的局势发展不大平衡，问题和麻烦主要在三个地带：俄罗斯车臣及其附近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及其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分割的费尔干纳盆地；与阿富汗接壤的巴基斯坦南瓦济里斯坦地区。

1.2.1 车臣：大疯狂的一年

2004 年，为阻止和平重建，车臣恐怖分裂武装大疯狂了一年。^[13]

2003 年 3 月 23 日，车臣进行公民公决，通过车臣共和国新宪法草案、总统选举法草案、议会选举法草案。89%的选民参加投票，赞同新宪法的占投票总数的 95%。这意味着车臣广大人民对恐怖分裂说不。2003 年 10 月 5 日，车臣大穆夫提（伊斯兰高级神职人员）卡德罗夫以 87%的高票当选车臣总统，为车臣和平进程带来了希望。但是这位新总统的壮志未酬便在 2004 年 5 月 9 日的恐怖爆炸中丧命。2004 年 8 月 29 日，车臣再次举行总统大选。为阻止破坏这次大选，车臣恐怖分裂武装连续袭击民航、地铁，9 月 1 日至 3 日，在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制造了一起绑架 1200 多学生、儿童的“别斯兰事件”，将其暴力恐怖活动推向最高潮。“别斯兰事件”是俄罗斯的“9·11”，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莫斯科爆发了十几万人的反恐示威游行。俄罗斯杜马以 385 票对 47 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反恐法”，赋予克林姆林宫极大的权利，包括在受到恐怖袭击威胁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限制自由言论、钳制通信和审查新闻媒体，允许克林姆林宫在怀疑存在恐怖主义威胁的地区进行 60 天的镇压、电话监听、支票检查、行动限制等。普京政府发誓向国际恐怖主义开战，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恐怖分子黑名单，加紧对恐怖分子的搜捕、打击力度，悬赏 3 亿卢布（约合 1000 万美元）抓捕、捉拿车臣恐怖分裂武装头目巴萨耶夫、马斯哈多夫。车臣恐怖分裂武装则悬赏 2000 万美元干掉普京。

车臣恐怖分裂武装一直得到西方明里暗地的支持，拥有冲锋枪、机枪、狙击步枪、掷弹筒、“黄蜂式”火焰喷射器、“针式”肩扛式导弹、反坦克地雷、TNT 炸药、塑料炸弹、夜视仪、卫星电话等。这些武器，部分是从俄罗斯军工厂搞到，部分是从非法军火市场上购得，有报导说，只要有钱，搞炸药说像买土豆一样方便。其资金部分来自海外极端组织，部分来自毒品犯罪。据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原苏联秘密制造的“核手提箱”有 84 个不知去向。西方专家认为，有的“核手提箱”已落入车臣恐怖分裂武装手中。

“别斯兰事件”发生后，在强大的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车臣恐怖分裂分子中发生内讧。马斯哈多夫 2004 年 9 月 24 日在网站上发表声明：“我领导的车臣共和国领导层和武装部队与此次恐怖事件无关。在战争结束后，犯下罪行的人，包括巴萨耶夫都将接受法庭审判。”2004 年 11 月 7 日俄联邦车臣官方向外界证实，马斯哈多夫已准备放弃抵抗并试图与当地官

员接触讨论投降事宜。俄联邦车臣共和国总统阿尔哈诺夫表示：马斯哈多夫应接受法庭审判，但任何有条件的政治谈判都是不能接受的，任何人都不许同马斯哈多夫进行这类谈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谴责“别斯兰事件”的同时要求俄罗斯与车臣反叛领导人进行政治谈判。普京的回答是：“你们为什么不同本·拉丹谈谈，为什么不把他邀请到布鲁塞尔或者是白宫，举行会谈，问问他想要什么，然后给他，让他安静地离开。你们为什么不那样做”。车臣恐怖主义的本质是分裂问题，它关系到俄罗斯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已触及到俄罗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正如俄罗斯国防部长所言：“这是战争。如果不想成为国际难民的话我们就一定要胜利。因为俄罗斯离开北高加索，那明天就会有人要求俄罗斯放弃西伯尼亚、乌拉尔……”对于俄罗斯而言，车臣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它别无选择。^[14]

1.2.2 乌兹别克斯坦：遭受两轮恐怖袭击

2004 年中亚政局整体上相对平静，问题主要出在乌兹别克斯坦，春季和夏季先后发生两轮恐怖袭击。

春季袭击发生在 3 月底 4 月初，事发地点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和它的西南重要城市布哈拉，袭击造成了 47 人死亡。恐怖分子原计划在庆祝传统春节（3 月 21 日）实施爆炸。但由于当地警方事前的精心防备而落空。恐怖分子的背后是一些富有的、势力强大的极端主义集团。外电报导，3 月 30 日，在塔什干整整一天都能听到爆炸声和射击声。据乌兹别克斯坦官员说，在首都西北近郊一条通往总统官邸的公路检查站，警察拦住一辆小汽车，有两名恐怖分子引爆了身上的炸药；另有 16 名恐怖分子在一幢公寓楼内被打死，有的是被警察击毙，有的则是引爆手榴弹自杀。^[15]经调查，恐怖分子经过半年多的严密准备，所使用的武器、爆炸装置、极端宗教的理念、专门设计的对付无辜百姓的手段等，充分表明此次事件是精心策划的预谋事件。恐怖分子采取的自杀性袭击，在乌兹别克斯坦是前所未有的。总统卡里莫夫在 2004 年 4 月 29 日表示，武装分子来自巴基斯坦。他们在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过程中穿越了 3 个国家。虽然卡里莫夫没有具体点名，但只要看一下地图，就可以明了他所指的 3 个国家是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如果他的指控无误的话，制造这轮袭击的是藏身在巴基斯坦南瓦济里斯坦的 IMU 的残余分子。

夏季袭击发生在 7 月底。据报导，7 月 31 日下午，美国和以色列驻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大使馆外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两名为使馆工作的当地人丧生。同时，乌兹别克斯坦总检察长办公室也遭到炸弹袭击，并造成人员死伤。这三起爆炸的间隔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3 名恐怖分子使用了“自杀性腰带”，并均当场毙命。据悉这与乌兹别克斯坦对 3 月恐怖袭击活动的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有关。2004 年 7 月 26 日，这些犯罪嫌疑人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法院对其审判中供认：美国以色列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一直在他们的袭击目标之列。一个鲜为人知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在网上说：“许多兄弟正在受到审判”，并发誓对“叛教政府及其美国盟友报复，以及不忠的犹太人的震慑”。^[16]

有消息说，IMU 再次在费尔干纳地区活跃起来。地下组织伊扎布特也在积极地进行招募活动的工作。一些小的分支组织开始变得日益激进，这可能表明伊扎布特正日益从一个积极向穆斯林信仰者传输“和平圣战”思想的组织向类似 IMU 的暴力恐怖组织转变。爆炸事件发生后，IMU 和“伊斯兰圣战者”组织都发表声明，对事件负责。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新闻处 2004 年 7 月 31 日下午发布消息称，爆炸事件的幕后组织者是解放党（伊扎布特），指控该组织企图在中亚进行“伊斯兰革命”，但伊扎布特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并指责政府滥捕无辜。当地的宗教领袖则一再告诫政府，“瓦哈比分子”应对所有的恐怖袭击负责。如前面提到的那位鞑靼斯坦的宗教领袖，他所谓的“穆斯林的法西斯主义”，指的就是“瓦哈比分子”。事实上，伊扎布特、“瓦哈比分子”、IMU，甚至包括苏非派，在中亚经常被混为一谈。一位俄罗斯伊斯兰问题专家早说指出：“‘瓦哈比分子’是无知的人们用以描述相互间极为不同的穆斯林组织的用语，一般说来，任何批评官方教职人员的人都被说成是‘瓦哈比分

子’”。^[17] 在我们看来,“瓦哈比”是一种宗教极端思潮,与极端组织伊扎布特、IMU,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比较稳妥的说法是:“瓦哈比”作为一种来自沙特的原教旨主义思潮,直接影响着当代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组织伊扎布特,或者说,伊扎布特的原教旨主义精神可以归根于“瓦哈比精神”。此外,对 IMU 组织结构和首领都已比较清楚,而对人人喊打的伊扎布特,其组织及头子,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这类问题搞不清楚,乌兹别克斯坦,特别是费尔干纳的伊斯兰运动情况也只能若明若暗。

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发生的这两轮恐怖袭击,一般认为,既是针对乌兹别克斯坦现政权,更是指向美国和以色列这样的“伊斯兰人民的敌人”。据一位同极端组织关系密切的“消息灵通人士”说:“这与政治相关,与宗教无关,一旦美国驻军撤走,这里就会恢复平静”。^[18] 而人权组织则认为,在乌兹别克斯坦恐怖袭击的背后是人们对极端贫困和卡里莫夫政权上台以来的专制和镇压行为不满。^[19] 以上几种说法其实是从不同视角得出的各自的结论和预测,或许都有点道理,或许都有点片面性。总之,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要全面准确地把握还须全面深入地分析研究。

1.2.3 南瓦济里斯坦: 南亚恐怖分子的最后藏身地

南瓦济里斯坦位于与阿富汗接壤的巴基斯坦西北群山中的部落区。部落区全称是“联邦直辖部落区”,面积约为 2.7 万平方公里,住着约 350 万普什图部落族人。部落区根据不同家族和地域分为 7 个特区和 6 个县,其中南瓦济里斯坦特区生存条件最差,鲜有外人涉足。由于与阿富汗在地缘、历史和文化上极为接近,2001 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后,南瓦济里斯坦便成为“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残余势力藏匿和开展活动的地方,本·拉丹、奥马尔等恐怖头目很可能也藏身于此。据巴基斯坦官方估计,目前,盘踞在南瓦济里斯坦的外国武装分子多达六七百名,其中既有塔利班分子,也有来自中亚的 IMU 残余分子、车臣恐怖分裂武装和“东突”亡命之徒。他们在部分部落族人的庇护下,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恐怖训练营。他们还私造枪械、打家劫舍、袭击军警、拦路抢劫。把原本民风淳朴的部落区搞得乌烟瘴气。

经过与当地部落长老协商,巴基斯坦政府近年来在部落区部署了 7 万至 10 万重兵,多次围剿恐怖分子,2003 年 3 月、6 月和 9-10 月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恐军事行动。“东突”头目艾山·买合苏木 2003 年 10 月 2 日就在一次围剿中被击毙。问题是,部落区没有行政、司法、警察等机构,人们按照多年形成的习惯来规范部落区内的秩序。各部落按血缘关系细分为次部落、宗族和家族。家族是部落区最基层的组织形式,部落区有数百个家族。扣押两名中国工程师的马哈苏德家族是当地最大的一个家族,其势力已延伸到部落区外。在部落区分别由酋长、长老、头人和族长自主管理,容不得外人干预。部落各级头领的产生方式极为神秘,一直不为外人所知,既不是世袭制也不是推选制,也不像有些谣传所说的由年纪最大的人出任。在部落家族里,评论某人是不是普什图人,重要的不是看长相、语言和习俗,而是看他是否能够严格遵守“荣誉规则”。这种情况是长期历史形成的。1849 年,英国殖民者接触到部落区内的居民,但普什图部落坚持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宗教文化传统,拒绝接受英国人统治。1878 年,英国人在开伯尔设立特区,允许部落族人自治。此后,现今的各特区相继成立,当局也与部落头领签订了一系列协议。1901 年,当局设立西北边境省,部落区开始由“中央”直辖。1947 年巴基斯坦和印度同时独立。次年,巴联邦政府在本努与各部落签订协议,部落区正式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同时沿袭以前政府所签协议。现在,巴基斯坦有 600 多项法律,只有 44 项在部落区适用。政府驻部落区的政治代表同各部落打交道需通过其传统大会,部落区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20] 此外,穆沙拉夫政府反对恐怖主义,大力围剿恐怖分子,在国内已承担着相当大的政治压力,自然不愿美国人公开介入此事,因此,当塔利班残余分子在同美国周旋时,经常是打不过就跨过阿巴边界流窜到部落区,美国人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边界没办法,至少不能公开地大张旗鼓地越界扫荡恐怖分子。2004

年临近冬季，巴基斯坦对南瓦济里斯坦的围剿也只得暂告段落，2005 年，这一地区将仍是一个恐怖主义动乱的发源地。

1.3 恐怖威胁风险评估

最近国外学者对中亚局势做了评估，认为：该地区各国的恐怖威胁风险程度不一，如果绘制中亚国家今后 5 年恐怖威胁风险表，可将恐怖威胁分为 5 个等级(低级、警戒级、威胁级、高级、最高级)，情况大致如下：

乌兹别克斯坦 恐怖威胁风险等级为最高级，近几年的恐怖活动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国家是整个中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那里多数极端行为和恐怖活动都是针对当局的。遗憾的是，当局更愿意与恐怖主义现象作斗争，而不是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作斗争，认为当地恐怖主义的根源是“基地”组织，而不是其落后的经济和镇压式的政治制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恐怖主义风险等级为威胁级。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费尔干纳盆地已成为中亚极端主义的中心，它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边境上。

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其境内暂时没有或几乎没有恐怖主义组织，但可能会有一些秘密组织，它们会采取比较果断的行动。专家们认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表现旨在反对邻国：主要是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里海地区是恐怖分子可能发动进攻的一个薄弱点，那里有许多西方石油公司。土库曼斯坦有可能会成为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恐怖分子落脚之地，威胁风险等级也为警戒级。^[21]

我们认为上述评估报告的某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总的评估似乎有点悲观。这里有一个基本事实应肯定：“9·11”以来的三年间，国际恐怖主义的兴奋点集中在伊拉克和巴以一带的中东地区，那里几乎天天都发生有恐怖暴力事件，如果那一天没有这类事件，那还是个“新闻”；而中南亚地区，如果那天发生了恐怖暴力事件，那就是出了个大“新闻”，这就是中南亚地区同中东地区恐怖威胁的等级的根本差别。此外，按国别评估威胁风险等级似有点粗糙。

如果将伊拉克和巴以一带的中东地区评估为最高级，中南亚最危险的地方也只能在它之下，最多可评估为高级。具体分布如下：

高级：应在车臣及其附近和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部落区。

威胁级：分布在两个地带：一是阿富汗至巴基斯坦、印度分割的克什米尔地区；二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分割费尔干纳盆地。塔什干 2004 年虽发生有两轮恐怖袭击，但危险还是在上述这两个地带，因为这两个地带是“三股势力”的根据地，1999 年到 2001 年那里曾是恐怖暴力活动的“重灾区”，只不过目前还处于潜发状态。

警戒级：大体在包括塔什干在内的环费尔干纳盆地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其它地方，以及巴基斯坦的其他地方。

低级：则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广大地区。

如果这样的评估符合实际的话，那么在离新疆南部境外不远的一些地方还比较危险，其恶性发展必然会危及新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仍须密切关注。

1.4 问题讨论

我们在“9·11”事件发生的当年提出的年度报告中提到：“9·11”或许是世界历史的划时代的转折点，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但毋庸置疑的是，国际环境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看来，这几年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正是如此。随着这种变化，许多问题本年度引起广泛注意。

1.4.1 重新定义

这是个变化的时代,不断有重要概念的提出,也不断有对重要概念的重新定义。首先是“胜利”的定义。当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胜利”定义为:“将使美国国民不再因恐怖主义而恐惧”。三年来,美国倾其国力打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击溃了塔利班,颠覆了萨达姆政权,“军功”显赫,但日益陷入越反越恐的困境,本·拉丹没抓获,一百个“拉丹”在涌现。“9·11”三年后,布什总统不得不告诫自己的人民,胜利要等到下一代,甚至脱口而出的话是:“我并不认为反恐战争能取得胜利,但是我们却能够创造让恐怖分子无处藏身的条件。”此话一出,立即在国内被批判为“失败宣言”而不得不收回,另辟蹊径。2004年8月6日,布什总统重新定义“反恐战争”:“实际上,‘反恐战争’这个名字起得不恰当。它应当是打击不笃信自由社会,碰巧以恐怖活动为武器试图动摇自由世界道德体系的意识形态极端分子的斗争”。^[22]这样,美国人要做的事就太多了,暂且就不要说什么“胜利”的话。在搞掉“邪恶轴心”的伊拉克后还有伊朗和北朝鲜两个,这东西两头事还未顾得过来,布什“反恐”黑名单上又出现所谓的“压迫践踏人权的”缅甸、伊朗、古巴、朝鲜、津巴布韦和白俄罗斯等六个“压迫性国家”。美国如果朝着这个目标奔,没完没了地忙下去,这一代人就根本忙不完,世界也将更不安全。

1.4.2 单边与多边

在某种意义上说,布什主义与单边主义同在。2001年小布什一上台就废反导条约,弃京都议定书,搞NMD,完全一副单边主义的嘴脸。“9·11”后就更是变本加厉,2002年9月20日发表《美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报告》,其要点是:先发制人、保持优势、单独行动。2003年就毫不顾忌国际社会反对、绕开联合国打了一场伊拉克战争,可以说单边主义到了极致。布什的单边主义一直受到广泛的批评。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本年9月的一周内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连续抨击美国:打伊拉克“不合法”,它将开创先例,导致单边和不合法地使用武力的行动泛滥。这可谓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尖锐批评。美国方面当然听得很不舒服,它的驻联合国大使恼羞成怒地说:“如果我是他的顾问,就会建议他闭嘴,如果他想这么说,我会建议他现在不说。”^[23]而激进的新保守主义分子理查德·珀尔和戴维·弗鲁姆则出版了一本名为《结束邪恶:如何赢得反恐战争》的书,要求布什政府必须做许多事情,如果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布什差不多每天都要出一连串的最后通牒:

- 除非沙特阿拉伯政府提供它“在反恐战争中的最大合作”,否则就积极促进沙特阿拉伯盛产石油的东部省份与这个国家分离,办法大概是通过直接行动。

- 除非大马士革使其政策,经济和政治制度彻底“面向西方”,否则就断绝对叙利亚的石油供应和武器供应,并进入它的领土追捕“恐怖分子”嫌疑人。

- 除非平壤“立即交出所有核材料,关闭导弹基地并同意国际核查人员常驻”,否则就准备对北朝鲜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 除非对《联合国宪章》进行修改,以使它符合华盛顿“先发制人”战略理论,否则就明确反对该宪章的管辖权。

- 帮助“持不同政见者”推翻伊朗政府——“这个政权必须被推翻”。

在他们所谓的“胜利指南”中,这两位作者描绘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到处都可以发现目前最大的邪恶——“好战的伊斯兰教徒”。^[24]现在,布什赢得第二个任期,切尼仍然作为他的副手,像珀尔这样的新保守派人士很可能会发现自己重新回到了最有利的地位。

伊拉克战后,美国终于同联合国达成某种谅解,通过了1483号、1500号、1511号和1546号文件,从现象上看,美国回到了联合国,但实际上,这些重要文件都是美国提出来并基本上满足美国的要求:“确认”美英军的占领地位,“欢迎”和帮助美国包办的伊拉克临管会、临时政府,“授权”美英统一指挥一支多国部队。也就是说,美国只是采取多边形式

来推行单边主义，如罗伯特·卡根所说：美国的多边主义就是“在单边主义的铁拳头，套上一副多边主义的丝绒手套”。^[25]

因此，我们比较同意这样的看法，以国际合作为内容的多边主义，应是全球化时代下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但多边主义前行艰难，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独霸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其单边行动仍将继续。

1.4.3 非对称对抗

“9·11”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一家日本媒体发表社论惊呼：21世纪是“非对称性战争”时代，另一家法国期刊断言：“非对称冲突”时代来临。这些年来，“非对称”问题一直讨论不断。按照一种理论，新旧战争之间的一切差别都可以归结为对称和非对称的差异。国与国之间的古典战争基本上都是对称战争，惨烈的暴力行为都是在战场上完成。古典战争之所以“对称”，是因为对抗各方级别相当：都是国家。一切迹象似乎都在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新的非对称和一种很难理解和处理的、以不平衡状态为特点的新时代。自杀性袭击就是这种非对称性的体现。在这个不稳定的新时代中，恐怖主义、暴力和新的战争等现象或许已经给较长的国家稳定时期画上了句号。非对称战争的特点是，战争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斗，有的只是屠杀。这就是对称战争和非对称战争的最主要差别。^[26] 美国官方至少在1994年就提出“非对称性攻击”(asymmetric attack)概念，反映在克林顿总统的一份安全报告中。其后，总统、国防部分别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要防备的“非对称性攻击”就是恐怖主义。但美国的防务战略中“非对称”务虚多于务实。“9·11”后，美国一直摇摆于对付“非对称性”还是“对称性”，特别是用“对称性”的办法对付“非对称攻击”，事情愈搞愈乱。

1.4.4 非传统安全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9·11”后，“非传统安全”愈来愈引起世人关注。国家主席胡锦涛2003年5月29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时首次提到：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单边主义倾向抬头。此后，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第1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演讲和与巴基斯坦总统会谈中，一再谈及威胁着全球和地区的安全稳定，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相当突出。认真讨论起来，非传统安全涵盖了诸如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水资源安全、卫生安全等方面的问题，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还在深入，认识还不一致。一种看法几乎将“非传统安全”等同于恐怖威胁，并认为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标志世界走进“恐战”时代。^[27]另一种认为：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这两股逆流，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严重冲击着我们时代的大潮流。恐怖主义活动的全球性及其猖狂性，只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意味着它是惟一的矛盾。“9·11”事件以来的实践表明，美国奉行的基本方针是“反恐谋霸”，“挟反恐以令天下”。在“反恐需要”的旗帜下，在“地缘政治不存在了”和“传统安全逐步让位于非传统安全”的掩盖下，美国军事力量已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俄罗斯在中亚的后院，引起俄罗斯和有关国家的警觉和不安。美国军事力量已从两方面推进到伊朗边境，对南亚和东南亚也有明显的渗透。但实际情况并非是“地缘政治不存在了”，而是更强化了；不是“传统安全让位于非传统安全”了，而是在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的同时，传统安全也吃紧了。^[28]

1.4.5 恐怖主义是否有逻辑可循？

这是一个广泛研究的问题。沙特驻英国大使、前沙特情报部门负责人费萨尔亲王在评论该国的恐怖事件时指出，恐怖分子最初的哲学可归结为，将“异教徒”赶出圣地。最初的受害者是军人，但在1997年，“基地”组织领导人作出决定，呼吁教徒袭击所有非穆斯林，包括妇女、孩子和老人。费萨尔亲王认为，当穆斯林也成为受害者时，恐怖分子的哲学及其斗争方式已失去逻辑。但一些伊斯兰问题专家认为，恐怖分子之所以把沙特和土耳其作为袭击目标，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国家的政府与西方合作，要受到惩罚。这些国家的人民支持

本国政府，因此也得去死。恐怖分子的活动完全是在遵守一定的逻辑。^[29]如果说，恐怖主义是否有逻辑可循，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那么具体到嗜血成性的恐怖分子则是另一个问题。在巴基斯坦南瓦济里斯坦绑架并残忍地杀害中国工程师的恐怖分子，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国工程师是巴基斯坦国家和人民的好朋友，但也正是以绑架中国工程师的行径来要挟、勒索巴政府，甚至不惜下此毒手，天理良知又何在？此外，关于恐怖主义的讨论，既不宜从概念到概念的学究式地争论，也不宜漫无边际的庸俗化，比如有篇学者的高论“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玩世不恭地把恐怖主义说成为“唉哟我的妈呀主义”。^[30]我们认为须非常认真地对待这样严肃的课题，即应着眼于世界和平、地区安全和我国的稳定，在这里，绝不能容忍西方的那套将恐怖活动的民族分裂分子说成是“自由战士”的逻辑，也要同世界上广大穆斯林加强沟通、理解，将搞恐怖活动的极端主义同宗教划清界线。

1.4.6 “中国和平崛起”与“美国和平”

最后讨论一下“中国和平崛起论”这个眼下世界性的热门话题。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阐述了中国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2003年12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110周年座谈会上说：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4年3月7日李肇星外长在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和平崛起论”是对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

中国这一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备受世界瞩目，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一和平发展理念，立足于自身发展，取信于亚洲邻国，扩大了中国的影响，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但由于西方长期鼓噪“中国威胁论”，“中国和平崛起论”在世界各地总还有诸多疑虑，一位印度著名地缘政治学家直截了当地对中国记者说：“恕我直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者集团愿意看到中国崛起”。^[31]另一位日本学者著文分析“中国和平崛起”的提出所引起的争论，他认为：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最大考验是对美关系。^[32]

事实上，在美国人那里，“和平”是一种“秩序”、一种“体系”，即美国领导的代表“美国利益”的“秩序”、“体系”，归根到底是美国的霸权。哈佛大学的战略研究所所长就认真地告诫道：“许多美国人不喜欢‘霸权’这个词，但美国的确是一个全球霸权，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件好事，我们必须制定出一种战略来保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33]。另有位美国人认真地告诉世人一个“真相”：美国是个仁慈的帝国，所实行的仁慈的霸权对于世界广大人民是好事。^[34]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大棋局》，书中就是将这几个概念在“美国领导”的限定下当作同义词处理的。布热津斯基特别欣赏政治学家的一段语录：

从这个体系以美国为中心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体系是霸权主义的，并且它反映了美国式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原则。它是一个开明的秩序，因为它是合法的并带有对等的相互作用的特征。欧洲人（还可以加上日本人）能够适应美国霸权但又保留试验他们自身的自治和半独立政治制度的余地的方式，来重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并使之一体化……这一复杂体系的演变‘驯化’了主要西方国家间的关系。这些国家之间不时地发生尖锐的冲突。但重要的一点是，冲突一直在一个深深扎根、稳定和越来越明晰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抑制……战争的威胁从桌面上消失了。^[35]

可以说，美国追求的“和平”，乃强加于被征服者的“秩序”、“体系”。在世界史上有过这样的“和平”，如“Pax Romana”（罗马和平）、“Pax Tatarica”（蒙古和平）、“Pax Britannica”（英国和平），现在美国追求的应是“Pax Americana”（美国和平）。

总之，在他们那里，“美国和平”、“美国秩序”、“美国体系”、“美国的利益”和“美国的霸权”是同一个东西，无需隐讳，为此他们可以干任何事。兰德公司前些年提供的一份主张同中国“对话”的“中国大战略”，即便被认为是相当“温和”的这份报告，也特别强调：“和中国对话不应该是帮助中国壮大以致它最后可能（哪怕是和平地）使美国黯然失色的政

策处方”，重要的是“在地缘政治方面（包括在重要的军事和经济领域）保持美国的至高无上无上的地位”。^[36] 因此，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并非坦途，同时，与中国新疆接壤的中南亚地区地缘政治形势愈来愈复杂多变，本报告将在下节展开分析。

2 中南亚地缘政治：乍暖还寒

2004 年地缘政治形势复杂，不妨借用李清照的一句辞：“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2.1 大国关系

一般而言，地区地缘政治形势主要地取决于大国关系的演变，分析中南亚地缘政治形势应着重考察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甚至还包括巴基斯坦这样的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

2.1.1 “大选”前后的中美关系

2003 年 9 月 5 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发表对外政策讲话时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 1972 年 2 月尼克松首次访华以来的最佳时期。”^[37] 美国媒体评论道：“受‘中国威胁论’鼓动的那些人一定奇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华盛顿的态度改变是恢复了理智。”^[38] 其实，这种“理智”可能更多的是策略上的考虑。美国的欧亚战略重点在这块大陆的两端。2003 年初，布什总统将解决萨达姆、朝核危机和巴以问题作为当年的三大任务。^[39] 可两年过去了，除了打跨了萨达姆政权，其它情况都不妙：伊拉克陷进去了，中东“路线图”泡汤了，“朝核危机”几成僵局，美中关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向“正常化”。

2004 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布什和克里争到最后时候都难解难分。美国大选中经常是国外政治国内做，近十多年的大选中，在野的想上台，攻击当政的最方便的“人质”就是对华政策，从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到小布什莫不如此。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上专制、经济上的对手、军事上的潜在威胁”的中国，诋毁之，根本不用负任何政治责任，而攻击当政者对华之软弱无能，是哗众取宠争夺得选民的首选之策，而且新一任政府执政初期为履行竞选时的承诺往往要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然而本次大选同以往最不同的地方是，驴象之间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在对华政策上几乎达成“共识”，几乎不在这方面做文章。究其原因可能是：一，每届大选都有兴奋点，没有也要制造出来，眼下不必多想，那就是伊战问题；二，“9·11”以来，中美间在反恐等重要问题上合作比较顺利，而没有发生什么严重冲突；三，中国在崛起，但倡言和平崛起，也不大好挑剔，反倒是陈水扁大搞“台独”，蓄意要把美国拉下水，让美国方面非常棘手。在大选冲刺的最敏感时候，布什还在空军一号上与胡锦涛主席通话，鲍威尔还特意来华访问，向记者明确表示，台湾不是独立的，没有“国家主权”。除了最高层元首会晤外，鲍威尔年内同李肇星外长六次会晤。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等过半数的内阁成员接踵访华。布什明显地将其第一任期中美关系的好转和稳定作为其政绩的亮点，连任后，美国的这一政策理所当然地连续下去。2004 年 12 月 10 日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公开表示：台湾是中美关系的地雷，而且“大概是颗最大的地雷”。他还同时表示，美国没有义务防卫台湾。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2004 年 12 月 21 日谈到中美关系时说，目前中美处于 30 年来关系最好的状态。^[40] 所有这些表明，中美关系在近年的平稳发展方向上继续。

当然，中美关系中还是有问题的。美国国防部 2004 年 5 月底发表的中国军力年度评估报告充满冷战思维，将中国视为对美国的重大军事威胁。2004 年 6 月 15 日，由美国国会任命，旨在回顾美中关系的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呼吁：彻底修改美国对北京的经济和安全政策，并说这些政策是效率低和失之偏颇的。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了一长串建议，其中一个建议中敦促美国政府对敏感的、与美台关系有关的对华政策进行“全新的评估”。该委员会对海峡两岸的政治态度“强硬”起来表示关注，建议美国重新考虑它的“一个中国”

政策。^[41] 这些报告虽然不能左右当前的中美关系，但也反映了美国在深层次里的“恐华”、“遏华”心态。本年6月份起，围着中国大搞军事演习，即：与新加坡、文莱的“卡拉特”联合军演，美五大军种在阿拉斯加进行的“北方边缘-2004”军演，与日本进行的“对抗北方04-2”联合军演，“环太平洋-2004”军演，西太平洋“合作与对抗”联合军演。

经过多年的策划，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主持的“新疆项目”的成果面世。这部约40万字的著作题为《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其作者声称：新疆是一个“突厥人和穆斯林众多的省份”，那里出现了“反抗活动”和“当局的针锋相对的措施”，同时它与八个国家接壤（其中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五个国家的人口主要由穆斯林构成），“正是因为这种现实，新疆之才引起全世界（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关注，也因此有了这本书。”其中心论点是：“新疆问题的实质是大批具有显著的民族宗教特色的维吾尔少数民族担心其未来生存，决定反抗汉族殖民统治以获得更大的自治或独立，而中国采取的严厉镇压、移民、殖民统治的一系列综合政策。”书中的关键词是：（中国的）殖民统治、独裁危机、汉人移民、真正的民族自治、民族自决、人权、非汉人对穆斯林的歧视，等，以中国为敌的主题十分鲜明。《项目》对新疆历史和现状的划分引人注目地以1884年新疆建省为界，按照他们的说法，在此之前，新疆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之后，新疆是中国的殖民地。其中，把中国等同于汉族，表现出西方固有的偏见。所表现出的核心思想是：中国在新疆主权的合法性大有问题。可以说，这一思想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有朝一日想动手肢解中国、将新疆分裂出去，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该《项目》的主编声称没有任何政府背景，但这本书来自美国重要思想库，作者主要是一批美国人，并得到纽约亨利·鲁斯基基金会公开赞助，研究的正是美国政府愈来愈关注的问题，因此，这本书所表现出美国对新疆问题关注的背景，十分明显的。《项目》表现出新疆问题在美国对华战略的新动向，它无疑地会影响到美国的外交大战略。目前的《项目》还大体上处于最初的学术层面，但它的问世，将会为美国 and 西方关于新疆政策的走向起着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因此，以国家安全和新疆稳定为基点，对美国的这一动向，须认真关注。

中美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说，它的动向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安全大环境走向，当然也影响到新疆的安全稳定。总的来看，2004年，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对中国的外部大环境和新疆周边的小环境有着积极影响和作用。

2.1.2 发展中的中俄关系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中俄建交55周年的2004年，这方面的成果也十分丰厚：一是中俄签署了东段国界补充协定，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下的边界问题，使4300公里的共同边界成为两国友好联系的纽带。二是中俄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最关键时刻，相互给予了充分支持。俄罗斯在“台独”叫嚷“公投”之时率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在俄罗斯遭受“别斯兰人质事件”的患难之际，中国坚决地同俄罗斯站在一起，强烈谴责恐怖主义，坚决支持俄罗斯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立场。三是中俄经贸合作继续发展，为早日实现两国领导人提出的双边贸易额达到600亿~800亿美元、中国将向俄投资120亿美元的目标，正共同努力。四是军事合作也将有突破，年终传来的消息是，中俄两国将于2005年在中国境内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俄国防部长指出，2004年俄中之间的接触非常频繁，尤其是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间的交往。他说：“量变迟早会转成质变。”他强调，2005年将在中国境内举行的俄中第一次联合军事演习将证明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42]

中俄关系的稳步发展引起外界的极大关注。事实上，中俄双方在致力于推进多极化目标，反对单边主义，在反恐、朝核、中东、台湾、车臣及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统一了立场和认识，双方政治上的信任感得到增强，外界甚至有中俄“新蜜月时代”的说法^[43]，当然中俄关系不会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同盟关系的“克隆”，其中还有一些问题，俄罗斯媒体不时还有

些噪音，如有人说在写文章称：“东方将出现一个俄罗斯熊无力对抗的中国虎，而不是纸老虎”。^[44]当中俄在石油管道工程中发生问题时，又有人撰文说：“中国有大量理由不信任俄罗斯”。^[45]总的来看，中俄两国大多数人赞同和支持发展两国间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是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的积极因素。

2.1.3 美俄对峙：中亚的新一轮博弈

“9·11”后，中亚地缘政治的焦点之一是美俄对峙。

中亚五国是原苏联的南部边疆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的联系则是建立在独联体的框架之内，从俄罗斯视角来看，中亚还是它的后院，但西方，特别是美国，却以为这是有待于填补的地缘政治真空。美国意欲染指中亚，苦于寻求契机。自1994年以来，中亚国家陆续被纳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国。1999年，在北约狂轰南斯拉夫庆祝其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一个亲西方的 GUUAM 非正式联盟（即包括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五个独联体国家）成立。1997年起，北约在中亚举行“中亚维和营”军事演习。美国人来了，但真正落落脚，似乎还是很遥远的事。“9·11”随后的阿富汗战争，给美国人以“梦寐以求”的良机，普金政府给美军进驻中亚亮了绿灯。

目前，美国已在邻近阿富汗的9个国家建立了13处军事基地。美军在中亚地区的各军种部队都已实行轮调制度，通常是每隔三个月到半年轮调一次。实际上，美国正考虑在中亚地区长期保持军事存在的方案，其存在方式有两种，即美与中亚国家签订长期协议，允许美军进入中亚国家机场或者同中亚国家军队共同进行军事训练；美与中亚国家签订协议，允许美军在中亚国家境内储存部分武器，以便美国能够在地区危机出现的时候使用。目前，美军正在扩建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的马纳斯空军基地。该基地可以容纳3000名军事人员，20多架军机已经进驻。驻阿富汗的美国C—17运输机已使用马纳斯基地加油，未来进驻这一基地的将有KC—135加油机、F/A—18战斗机和法国幻影2000战斗机。此外，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早已与美签署协定，向美第10山地师提供汉纳巴德机场。目前，那里驻扎有美军第10山地师的官兵1500人、直升机30余架。2004年年9月28日，美国防部向本国国会通报，国防部计划为阿富汗国民军修建5个军事基地，总费用将达到10亿美元。美国防部的报告称，阿富汗政府要求美国提供帮助，在首都喀布尔以及加德兹、坎大哈、赫拉特和马扎里沙里夫各建一个军事基地，其中拟在喀布尔修建的大型军事基地内设训练营、医疗饮食设施和存储车辆及补给品的仓库。其他地方的基地也将有兵营、餐厅、诊所、通讯中心以及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46]2004年9月5日，华盛顿传来消息说：美国拟在中亚设导弹防御基地，一些重要经费正在到位的过程之中，预计2006年达11亿美元，2009年为22亿美元。美国官员透露，正在同土库曼斯坦、阿富汗政府商谈可能的合作方式。^[47]

“9·11”后，美军进驻中亚，无论如何是得到俄罗斯的谅解的，当时就有评论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允许大批美军进入中亚，这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竞赛规则”。^[48]美国一直宣称，进驻中亚为了反恐，只是暂时的。但是，正如许多人意料的那样，它并没有撤离的任何迹象，这就不得不引起俄罗斯的警惕。2002年12月5日，普京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以俄空军进驻吉尔吉斯斯坦为主要内容的安全合作协议。2003年10月23日，普京总统再访吉尔吉斯斯坦，为比什凯克附近的俄罗斯坎特空军基地正式启用剪彩。此外，俄罗斯的影响主要借助于2001年5月签订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它包括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六个成员国。2003年4月28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国杜尚别峰会，批准建立联合司令部、部署快速反应部队和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空军基地。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意味着中亚将出现一个强大的地区性组织。^[49]俄罗斯的坎特基地与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驻扎的玛纳斯基地，都在比什凯克，相距不过几十公里。普京表示，这两个基地“将互为补充”，应为反恐合作的典范，同时他还强调：“美军的基地是暂时的，而俄罗斯的基地却是永久性的”。^[50]俄美两军在中亚如此

紧贴着面对面，可真是幅地缘政治的风景画。

2004 年俄罗斯在中亚又有新动作。2004 年 10 月 16-17 日，普京专程访问了塔吉克斯坦，俄塔双方就“批准关于俄在塔建立军事基地协议”签署议定书，普京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亲自为该基地剪彩。此举是将原守卫塔阿边界的 201 摩托化师改组为俄罗斯驻塔吉克斯坦的永久军事基地。普京毫不隐讳地说，“建永久基地的协议以及其他双边协议使两国关系升级到了战略伙伴层次。这是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正式建立的第二个军事基地，也是俄罗斯目前在海外规模最大的军事基地。俄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军事基地将由 5000 人组成，包括陆军、空军和防空系统的部队，主要由目前正驻扎在塔首都杜尚别近郊的俄罗斯第 201 摩托化步兵师组成。其实，在上述议定书签署前，俄军第 201 摩托化步兵师就一直部署在塔境内。据有关方面透露，俄军第 201 摩托化步兵师具备较强的立体作战能力，其装备包括 180 辆 T-72 主战坦克、340 辆装甲车、180 门火炮和一个中队的苏-25 攻击机和 1 架武装直升机。2001 年下半年，俄军又从伏尔加-乌拉尔军区向驻扎在塔吉克斯坦的 201 师增派了 2000 名志愿兵。不久前，俄国防部已决定向 201 师提供最新式的侦察、通信手段及高准确度武器，其中包括新式战车和坦克等，而该师将把多余的兵器和装备移交给塔军使用。^[51]

苏联解体后，塔吉克斯坦同阿富汗 1000 公里的边界一直由俄第 201 摩步师驻守。对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直耿耿于怀。去年，欧盟以 1200 万欧元为诱饵，要帮助塔“巩固塔、阿边界”，美国也提出要在界河修桥以连接塔、阿两国，其条件都是把俄军挤出塔吉克斯坦。

但是，俄塔两国议会早在 1999 年就曾批准了“关于俄在塔建立军事基地的协议”。但由于种种原因，该协议一直未得到落实。近两年来，俄明显加快了与塔方就此事的磋商步伐。2004 年 6 月，普京与来访的塔总统拉赫莫诺夫在索契举行的会谈中最终达成共识，塔方同意俄方在其境内无限期设立军事基地。此外，俄军方目前正在使用的塔领土也将是无偿和无限期的。作为回报，俄同意免去塔方 3.3 亿美元的债务，并承诺在未来 5 年内向塔投资 20 亿美元，以帮助塔建设两个大型水电站和一家铝厂。

西方向中亚施加影响主要通过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和（GUUAM）联盟两个途径，从 1994 年以来陆续将中亚国家纳入这一计划国之中，从 1997 年起年年进行维和军事演习，但规模还很小，影响有限；另一是鼓励建立亲西方的“古阿姆”联盟，它于 2001 年 6 月 7 日正式成立，但未有大国主导，其作用、影响亦有限。2002 年 6 月 14 日，乌兹别克斯坦退出“古阿姆”联盟，前景不大看好。2003 年 7 月 10 日，北约秘书长罗伯特出访中亚，其工作目标有两个：一是与哈萨克斯坦商定在阿拉木图、奇姆肯特建立北约的空军基地；二是想弄清里海石油的数量。^[52]2004 年 3 月 29 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吸收了 7 个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卫星国为它的成员国。一口气吸收七个成员国，将北约的前线，一直推到俄罗斯的鼻子底下！这次新吸收的北约新成员，有前苏联的三个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七个国家。这是北约第四次吸收新成员，上一次是在 1999 年，吸收了捷克、匈牙利、波兰三国。美国的意图很清晰，现在，北约成员国共有 26 个国家，其中 40% 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今天的北约还把扩张的眼光投向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这些国家早就等得心焦了。国务卿鲍威尔将军说：“这是世界最伟大的联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强调：“北约吸收新成员。不对任何国家产生威胁。”一些观察家认为，可能最不相信这句话的是俄罗斯。因为它怎么看，其中“冷战”的色彩是抹不掉的。

北约的雄心野心不小，中亚国家已成北约的下一个目标。2004 年 6 月英国航空系统公司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改造防空系统的合同，总价值达 10 亿美元，北约由此打入独联体防空系统，迫使俄罗斯增加资金以建立相应的反措施。2004 年 10 月 22 日塔吉克斯坦与北约签署协议，同意北约使用其领土，北约还希望中亚其它国家也能签署类似的协议。^[53]所有这些引起俄罗斯的强烈不满。俄罗斯舆论以为，西方反俄“冷战”把俄罗斯推向中国。^[54]

在美俄对峙、北约东扩的时刻，日本也开始向中亚前进。2004 年 8 月的最后一周，日本川口外相在与中亚建交的 12 年来首次遍访中亚各国。比较注目的是日本政府已正式邀请中亚各国元首 2005 年到名古屋参加“中亚+日本”元首级会议。日本媒体认为：日本此次开启同中亚国家的对话框架，意在通过区域合作，扶持亲日国家，以确保在中亚的发言权。但日外务省官员认为，这种事要在两三年内取得成果并非易事，日本对此要耐心。^[55]

总之，从俄罗斯空军重返中亚，中亚的新一轮博弈悄然展开。

2.1.4 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良性互动

中国与巴基斯坦一直有着全天候的友好关系。在本年度新的发展是，中巴首次进行代号为“友谊—2004”联合反恐军演。这次演习于 2004 年 8 月 4 日在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县海拔 4000 米的高原山地举行，带有明显的高原反恐特种战的性质。此次演习的目的是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巴两国、两军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两军联合反恐作战能力，遏制和打击恐怖势力、分裂势力、极端势力等“三股势力”，扩大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国与巴基斯坦也已建立了反恐磋商机制。7 月初，访华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部长哈亚特与中国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就合作打击暴力恐怖问题等举行了会谈。双方商定，在中国公安部和巴内政部之间设立热线电话，分享反恐情报，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两国之间的反恐合作。

中印关系因 1962 年的那场战争受到极大损害，经漫长的磨合还一直相当冷淡。2003 年度中印关系出现了令人鼓舞的突破。2003 年“非典”时期，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访华，为印度总理瓦杰帕依来访铺平道路。瓦杰帕依之行取得丰硕成果，两国签署了《全面合作宣言》等文件，成立联合工作研究小组（JSP）以探寻建立自由贸易区、开通通过锡金的第三条边贸商路和签署综合经济贸易协定等事宜，标志着两国走向和解、合作。其间印度首次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印双方认真地开始边界问题的对话、谈判。中印于 2003 年 10 月和 2004 年 1 月进行了两轮边界谈判。按原先商定的 5 月底进行的中印第三轮谈判，因大选印度政府更迭，推迟至 7 月底进行。和前两轮谈判一样，第三轮边界谈判仍然是低调的公务性的，迄今为止，中印间最为重要的一个决定，是双方同意把边界谈判的级别提高至特别代表，第三轮中印特别代表的会谈在一个新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这使得它对中印未来总体关系，特别是边界谈判的基调，十分关键。在谈及中印边界问题时，中方习惯强调“互谅互让和互相调整”，而印度则特别喜欢用“给与让”的说法。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的杜塔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也谈到，“从本质上讲，双方正在为妥协作准备，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妥协尚没有确定。”^[56] 目前，外界对中印关系的良性发展看好。格林斯潘指出，10 年前，中印间的年贸易额仅有 3 亿美元，到 2004 年年底，中印贸易额可能突破 100 亿美元。这还只是开始。有些人在期待印国与中国一争天下，但印度企业家认为，这是搞错了问题。如果印中携起手来，会多么强大。如果说上个千年东方与西方的会合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那么请等这个千年东方与东方的会合吧。^[57]

印度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得到较好的发展，六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理曾设想过俄印中“战略三角”，即“普里马科夫三角”，在西方遭到嘲笑，考虑到中印之间关系长期处于冷淡状态，这个“三角”似乎难以成立。但是，2004 年 12 月 3 日普京访印，同辛格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中提议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俄印中三国外长的非正式年度会议一直促进彼此间的理解并拓展可能的合作领域。声明说：“各方坚信，三边合作正在不断加强，而这种合作将促进三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这已引起美方面的猜疑，据悉，布什政府内部新保守派正“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他们认为，这将对美国在经济、战略、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挑战。^[58]

印度与巴基斯坦自独立建国以来就长期处于尖锐对立状态，为争夺克什米尔还大战了三场。1998 年两国都相继爆炸了核装置，其间的军事对抗就更加危险。“9·11”后克什米尔

局势一度持续升温，印巴双方数十万大军对峙在边界线上，一场核大战似乎都要爆发。2003年印巴间开始缓和。2003年4月18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依呼吁巴基斯坦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对话，巴基斯坦方面立即对此做出较积极的反应。2003年11月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主动提出在克什米尔地区单方面停火，随即得到印度方面的响应。这就为2004年1月在伊斯兰堡召开的南亚区域合作第十三届首脑会议产生积极成果创造了良好环境。本年六月、十二月印巴分别在新德里和伊斯兰堡进行了两轮关于建立核互信的会谈。双方讨论一些建立核互信措施的建议，包括一项拟议中的在导弹试射前预先告知对方的协议。这次核互信会谈后，双方还举行第一轮建立常规武器互信的专家级会谈。印度著名南亚问题专家拉贾·莫汉认为，印度与巴基斯坦在重视建立两国之间核互信的同时，应同时关注建立两国间的常规武器互信，应从更宽泛的角度出发，探讨规避常规战争升级到核战争的措施。^[59]

然而，印巴关系之冰冻非一日之寒，死结还在克什米尔。巴基斯坦试图提出解决方案。印度总理辛格坚定地回答：“我们不能接受任何重新划分国际边界的做法，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含有进一步分割企图的提议”。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闻之沮丧地说：“我要说的是，隧道尽头出现了希望的微光。我们应该让这道光消失吗？”。中印关系也是如此，特别是涉及到国家关系中最敏感、国家的最核心利益——边界问题时，更是如此。

无论如何，中印巴三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已开启，这是亚洲三个人口最多国家人民的希望。

2.2 上海合作组织：启动东方反恐机制，开辟现代“丝绸之路”

上海合作组织是在上海五国首脑会晤机制的基础上成立了于2001年的6月。它的出现是各成员国为对付共同威胁，追求共同发展繁荣和摒弃冷战思维及张扬新安全理念的结果。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大陆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与北约、日美同盟并列的，但不受其影响的地区性多边国际组织。它引导了中亚地缘政治的积极变化，这一变化对于消除地区中的对抗性因素，营造新疆周边的良好国际环境，促进地区的合作发展，都有着积极意义。上海合作组织所倡导的“上海精神”，充分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为国与国之间解决争端、发展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模式。它昭示着一种新型安全观，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和区域合作模式。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不到三个月就发生了“9·11”事件，美军随着打击塔利班进驻中亚，中亚的一些国家和俄罗斯都不同程度地靠向美国，上海合作组织的工作一度陷于停滞。可喜的是，2003年以来，上海合作组织迈开大步，有了重大突破性发展。

2004年，上海合作组织加快了自己的组织建设，在实心化和制度化过程中，实质性成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常设机构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机构分别在北京和塔什干挂牌办公。目前，上海合作组织机构也已成形，大体上包括会议机制和常设机构两块。

会议机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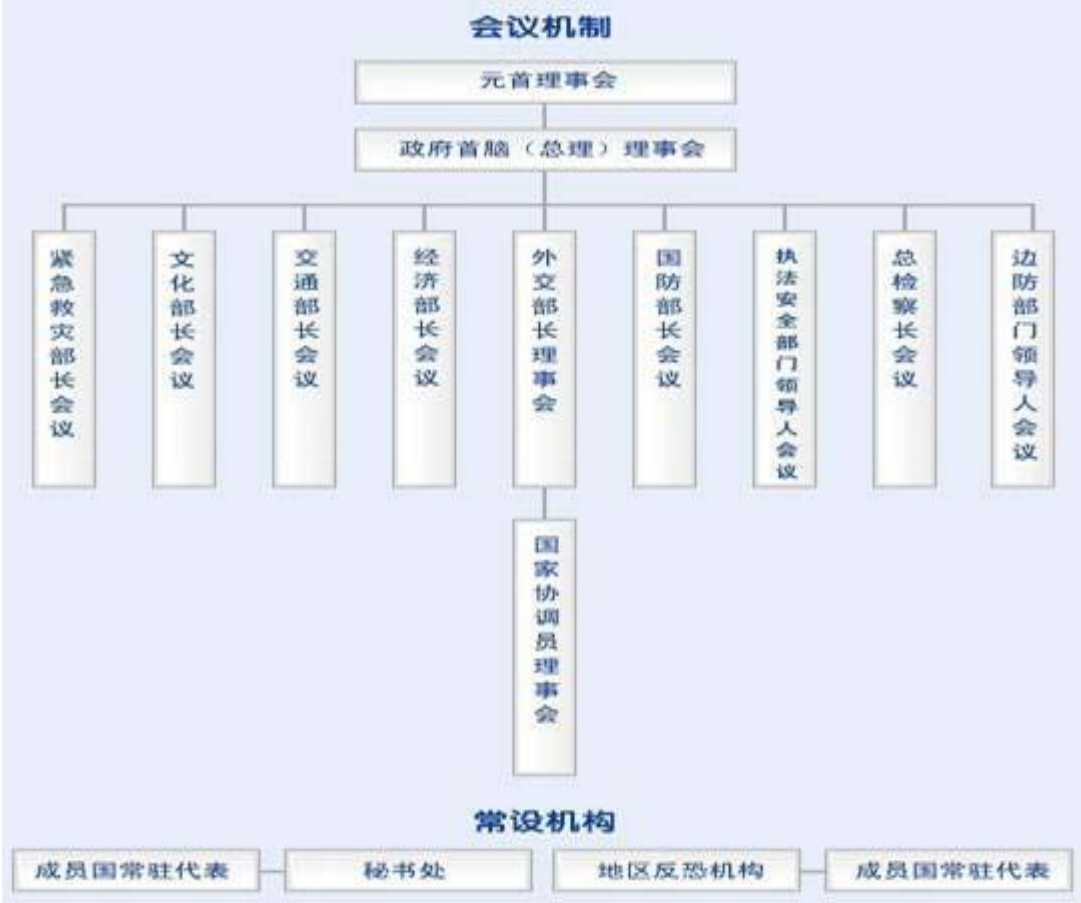
- 例会每年一次的国家元首会议，系上海合作组织最高机构。
- 例会每年一次的政府首脑（总理）会议，通过组织预算；研究和决定组织框架内具体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合作的主要问题。
- 外长会议，研究解决组织当前活动的重要问题，包括筹备元首会议，落实组织的决定，就国际问题举行磋商。每年安排在元首会议例会前一个月举行。
- 各部门领导人会议，已建立起总检察长、国防部长、经贸部长、交通部长、文化部长及执法安全、紧急救灾等部门领导人的会议机制。

●国家协调员理事会，系上海合作组织日常活动的协调和管理机构，每年至少举行三次。

常设机构有：

- 秘书处。系上海合作组织常设行政机构，设在北京，2004年1月正式启动。主要职能是：为组织活动提供组织、技术保障；参与组织各机构文件的研究和落实；就编制组织年度预算提出建议。秘书长由元首会议任命。首任秘书长为张德广（中国公民）。

●地区反恐机构。系上海合作组织常设机构，总部设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主要职能是防范和打击本地区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的活动。地区反恐机构由理事会和执委会组成。理事会由成员国主管机关领导人组成，是反恐机构的决策和领导机关。执委会主任由元首会议任命。首任执委会主任为维·捷·卡西莫夫（乌兹别克斯坦公民）。



2004 年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 6 月在塔什干召开。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作为观察员、特邀嘉宾代表阿富汗首次参会。此次峰会签署的《塔什干宣言》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将加强他们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捍卫它们的共同利益，将进行由维护安全的部队和情报部门参加的联合反恐演习，以协调它们应对这三股势力的威胁的斗争。俄罗斯总统在指出这个组织的重要性时态度非常坚定，他说上海合作组织完全有机会成为国际反恐联盟的一个关键因素。外电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这种反恐合作将在上海合作组织内具体化，明确提到的恐怖组织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60] 外电评论说：俄罗斯和中国与它们的中亚盟国今天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上希望建立一个新的东方安全体系，用以同美国和北约在中亚地区的扩张相抗衡，《塔什干宣言》启动东方反恐机制。^[61]

2004 年上海合作组织总理 9 月在比什凯克召开，会议签署了《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倡议确立长远区域经济合作目标，逐步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只要六国齐心协力，扎实工作，就可以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开辟出一条六国走向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现代“丝绸之路”。为促进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的经贸合作，中国政府决定向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提供总额达 9 亿美元的优惠商业贷款。

上海合作组织的顺利发展已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据报道，到目前为止，印度、伊朗、

蒙古、巴基斯坦均已表示希望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参加此次塔什干峰会的除了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外，还有来自蒙古的代表团。据了解，上海合作组织已接受蒙古总统 2004 年 6 月 11 日向该组织元首会议提交的申请，批准蒙古成为该组织的“观察员国”。

上海合作组织，在美国看来，是一个由中俄主导的横跨中亚、南亚的军事及经济合作组织，如果再加上中国同东盟的合作，将直接地威胁美国在亚洲的长期存在。有消息说：美国正对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些成员国进行私下工作，以增加经济军事援助力度诱之以厚利，力图瓦解上海合作组织。^[62] 这将是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重大考验。

2.3 中亚经济：发展势头继续看好

在上一个年度报告中我们提到：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看好，主要表现在：经济总体上处于稳定回升、增长。工业发展最快的是哈萨克斯坦；产业结构上的调整初见成效；引进资金有所增长、结构有所变化；各国间经济合作加强；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目前，中亚经济发展势头继续看好。其中，经济运行最好的是哈萨克斯坦，2003 年是哈萨克斯坦经济连续第五个增长年，当年 GDP 为 242.5 亿美元，增长 9.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近 2000 美元。2004 年 1—6 月份，哈萨克斯坦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为 23337 亿坚戈，约合 170 亿美元（1 美元合 137.23 坚戈），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9.1%。工业总产值 16151 亿坚戈（约合 117.7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9.4%。哈萨克斯坦经济出现强劲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哈萨克斯坦石油产量从 1999 年 2674 万吨一路高升，至 2003 年达 4530 万吨，增长近 1.7 倍。以国际原油价格每桶 30 美元计，2003 年，仅石油一项哈萨克斯坦就可获利近 100 万美元，占该国 GDP 近 40%。2004 年，哈国石油开采量将提高到 5400 万吨，同比增长 19%。预计到 2015 年，哈萨克斯坦将每年开采 1.5 亿—1.7 亿吨石油和 700 亿—750 亿立方米天然气。就哈萨克斯坦目前的经济发展而言，有人曾做过估算：若国际油价保持在每桶 16 美元以上，哈萨克斯坦经济就能有 4% 的增长率，若在 16 美元以下，该国也可在 20 年内保持 4% 的年增长率。目前，国际市场的油价已远远超过预期值。这必将会进一步推动哈国经济的发展。

中亚另一重要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宏观经济稳定增长，乌兹别克斯坦 1997—2003 年已连续 6 年保持 GDP 增长超过 4% 的记录，2003 年 GDP 增长 4.4%，达 96.6 亿美元，人均 379 美元。乌兹别克斯坦官方预计 2004 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 12.4 万亿苏姆（按 1 美元合 1042.6 苏姆折算，约合 118.94 亿美元），与 2003 年相比，增长 6%。年通货膨胀率将达到 6—8%。总体来看，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增长幅度较小，目前乌国的发展速度已落后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与独立前形成极大的反差，人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生活日趋贫困。形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实行高压政治，经济不开放，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国家干预较大，社会不满情绪在加剧。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若仍沿用当前政策，该国很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动乱。但从近期发展来看，该国经济仍将以稳定增长、缓慢发展为主。

土库曼斯坦近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2003 年是中亚国家中增长最快的。2003 年，土库曼斯坦国内生产总值为 158.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3.1%。2004 年上半年，土库曼斯坦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1—6 月国民生产总值为 40.65 万亿马纳特（约合 78.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7%。推动土库曼斯坦经济发展的也是石油天然气工业。2004 年预计开采石油 1500 万吨、天然气 739 亿立方米。其中石油、天然气出口量分别为 680 万吨、630 亿立方米。土库曼斯坦独立后，基本上沿用了原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国民收入不高，但由于该国面包、盐、水、电、天然气、教育等均是免费的，因此，人们生活虽不富裕，但基本生活有保障。加之土库曼斯坦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人口又少，因此，该国的经济条件在中亚四国中相对而言是最好的。但土库曼斯坦政治上过度集权、经济发展保守封闭，远离国际社会，

从这种角度讲，土库曼斯坦的经济远期形势并不太乐观。

吉尔吉斯斯坦国民经济连年保持高速增长，2001 年-2003 年增幅分别为 15.25%、16.04% 和 19%。2003 年，吉尔吉斯斯坦 GDP 达 19 亿美元，问题是吉尔吉斯斯坦完全需要依赖外债来维持本国经济活动的国家。根据吉尔吉斯斯坦财政部提供的资料，截止 2004 年 9 月 1 日，吉外债总额为 18.346 亿美元，外债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接近 1:1；国民收入较低，人均月收入仅 23.4 美元。

塔吉克斯坦经济也连年保持年均 10% 的增长速度，2001-2003 年增幅分别为 10.2%、9% 和 10.2%，2004 年 1-9 月份，塔吉克斯坦各行业的产值比 2003 年都有所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达 42.402 亿索莫尼，约合 14.365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2.6%。问题是：一，由于大量举债，外债水平基本与国内生产总值持平。塔吉克斯坦 2003 年外债总额为 10.03 亿美元，约占该国全年 GDP 的 66%；二，据塔财政部消息，塔吉克斯坦 2004 年须偿还的外债本息总额为 3700 万美元左右，而塔预算计划还债额度为 2000 万美元；三，国民收入较低，2004 年 8 月份月平均工资为 58.11 索莫尼，约合 19.68 美元。居民收入较去年同期虽然增长了 1.4 倍，但仍属较低水平。

总地看来，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继续看好，但还不平衡，除了哈萨克斯坦外，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63]

2.4 经济合作的亮点

近三年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快速增长，从 2001 年的 17.7 亿美元增至 2003 年的 47.7 亿美元，年平均增幅达 39.1%。2004 年 1-9 月新疆进出口总额达 37.9 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为 24.7%。与此同时，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又有新的进展，其中最重要的亮点是：

2.4.1 中哈石油管道

2004 年 9 月 28 日，哈萨克斯坦中部小镇阿塔苏传来好消息：这天当地时间 12 时 30 分，中哈石油管道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这项工程是 1997 年由两国政府提出的。2004 年 5 月 17 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塔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阿拉山口原油管道建设基本原则协议》。在两国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下，双方很快成立了“中哈管道有限责任公司”，于 7 月 6 日在哈正式注册，双方各占 50% 的股份。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内，双方完成了管道的管材供应和管道建设的招标工作。中哈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一直发展顺利。1997 年 6 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购买了哈萨克斯坦第四大石油公司——阿克纠宾油气股份公司股份，开始在哈石油领域投资。目前，中石油集团累计在哈投资已超过 14 亿美元，在哈拥有两个油田开发项目、两个石油勘探项目、一个石油管道项目，并向哈提供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和从事成品油销售等业务。2003 年，中石油阿克纠宾油气股份公司生产原油 465 万吨，2004 年预计生产 550 万吨以上。“阿塔苏—阿拉山口”石油管线是中哈之间 3000 多公里石油管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原油输出枢纽站阿特劳段至中石油—阿克纠宾油气股份公司所属的肯基亚克油田的 448 公里管线已于 2003 年 3 月完工并正式投入使用。肯基亚克至阿塔苏段 1344 公里管道预计于 2010 年底建成，届时中哈石油管道将全线贯通。9 月 28 日正式破土动工的“阿塔苏—阿拉山口”石油管线将于 2005 年 12 月建成投产，一期年输油量预计为 1000 万吨，以后有望逐步达到更高的水平。在开工仪式上，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周晓沛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5 周年前夕，历史上第一条中哈石油管线“阿塔苏—阿拉山口”段正式开工具有重要意义。这条管道将成为连接中哈人民友谊的纽带，成为密切两国务实合作的桥梁。哈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长什科利尼克说，这项管道工程对哈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它将哈萨克斯坦中西部丰富的石油资源与中国不断发展的广阔的能源市场连接在一起，标志着哈

能源输出多元化战略迈出了关键一步。^[64] 中哈石油管道工程的正式开工,标志中哈这两个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不仅对于中哈两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为上海合作组织内的经济领域的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

2.4.2 中伊石油合作

中国伊朗贸易近年一直稳步发展,2003 年中伊贸易额突破 50 亿美元,2004 年可能达 60 亿美元,中国很快将成为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伊朗也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最重要市场之一。中国公司在伊承接了包括地铁、道路、大坝、巨型油轮等价值上百亿美元项目。2004 年 10 月,伊朗石油部长访华,两国政府签署了石油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中石化将在今后 25 年内每年从伊购买 1000 万吨液化天然气,同时中石化在伊获得一个油田的开发项目,合同总价值近千亿美元。11 月,中伊签署了价值近 1000 亿美元的长期能源合作协议。伊朗石油部长希望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伊朗最大的石油及天然气出口国”,伊朗愿意优先输出能源到中国。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伊签署的备忘录“再次凸现全球能源需求对美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构成的挑战”。一些媒体甚至渲染说,中国此举实际上是向布什发出挑战,意在缔结反美联盟。而伊朗学者则称,中国的举动“动摇了地缘政治之舟”,是对布什政府对伊朗,特别是对其实实施制裁伊朗能源政策的“有力打击”,“无论美国多么不安,中国强势进入中东和里海能源市场的格局已既成事实”。中伊间这两件事之所以引起海外媒体关注,其背景是:小布什再次当选,专家普遍预测美将对伊朗采取更强硬姿态。有关评述过多地考虑了中伊正常合作的地缘政治意义。说所谓中伊“接近”意在“联合抗美”,未免有点神经质。事实上,两国合作一直保持在正常轨道,重要的是,中伊在世界多极化、人权、反恐以及阿富汗、中亚、中东等一系列全球和地区问题上具有共同或相近看法,进行广泛的合作当然就非常正常。^[65]

2.4.3 交通与边境自由贸易区建设

新疆与周边贸易近些年有长足发展,但总是受到关税和检验检疫、统一标准、交通运输环节的限制,2004 年在扫除其间的贸易障碍,有历史性的突破。

●2004 年 11 月 26 日,中国新疆交通运输代表团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交通运输代表团,就国际运输问题进行会谈,取得了历史的突破。双方同意恢复中哈间 4 条直达运输线路,新增 12 条国际道路客货运输线路,拟开通 6 条,至此,新疆与周边六国共开通 75 条客货运输线路。

●2004 年 12 月 30 日奎赛公铁立交桥动工,标志着总投资 60 亿元的精伊霍铁路正式开工,总投资 32 亿元的奎赛高速路工程即将完工。精伊霍铁路北起兰新线西段(即北疆铁路)精河车站,穿越北天山进入伊犁河谷地区,途经伊宁县、伊宁市,再向西经霍城清水河镇,沿 312 国道至霍尔果斯口岸,全长 286 公里,项目计划 4 年半建成通车。该铁路是新疆进入新世纪建设的第一条铁路,也是新疆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筹划已久中哈伊犁-阿拉木图边境贸易自由区也初显雏形。规划中的这座自由贸易区位于中哈边境霍尔果斯口岸,中方规划 181 平方公里,哈方也规划相应区域;作为自由贸易区的前期工程的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贸易中心占地 3 平方公里,中方占 2 平方公里。拟议中的自由贸易区内实行相对封闭管理,在贸易中心内实行零关税制度,人员出入往来、货物流通交易都是自由的。

●2004 年 5 月 26 日中国新疆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间的卡拉苏口岸正式开放,该口岸是中塔两国政府开通的第一个陆路口岸。口岸位于中塔边境两侧,中国卡拉苏口岸地处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县境内,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阔勒买口岸位于塔吉克斯坦巴达赫自治州境内。口岸属季节性口岸,每年的五月至十月开通。期间,允许两国官方人员及交通运输工具。

●哈萨克斯坦 2004 年 3 月 12 日宣布,将动工修建一条连接中国与欧洲的国际标准轨距

的新“泛欧亚铁路”，使亚太地区国家和欧洲的铁路运输更为便利。这条铁路东接中国新疆阿拉山口、西至里海阿特劳、南经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与欧洲铁路网相接，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新修线路 3083 公里，初步预计耗资 35 亿美元，将于 4 年内建成。年运量将约为 4000 万吨。铁路建成以后，过境时就减少了铁轨宽度不同的麻烦，将大大提高过货能力（旧铁路过境换车轮需要 6 小时）。无论从香港还是中国其他地方开出的火车，都可以不换车厢，直接开往欧洲。中国、伊朗和土耳其的过境货流包括日用品和建筑器材将达到每年 20 亿美元，而亚欧国家过境货流总量将达到每年 70 亿美元，真可谓是一条经济型铁路。因此，连接中国和欧洲的这段铁路对两国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连接中国新疆喀什、吉尔吉斯斯坦奥什、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的铁路也在规划、论证和早期勘探之中。

2.5 “东突”：暗流蠢动

9·11”后，“东突”明显在调整策略，一直嚷嚷多年的“联合”在 2004 年似乎有点结果。2004 年 5 月，“东突”召开了所谓的“代表大会”，一些分裂头目弹冠而沐。2004 年 9 月 14 日华盛顿时间下午 4 点，一小撮“东突”分子纠合在美国国会大厦里，宣布成立所谓“东突流亡政府”，艾哈迈德·埃根贝尔迪自封为总统，任命艾尼瓦尔·玉素甫·土拉尼为总理。据报道，埃根贝尔迪为澳大利亚“东突协会”主席。比起他，美国籍的艾尼瓦尔·玉素甫似乎更臭名昭著一些。人们可以在中国公安部公布的第一批“东突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名单”中发现此人的行迹。2003 年 12 月中国公安部认定了四个“东突”恐怖组织，分别为“东突伊斯兰运动”、“东突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新闻信息中心”。其中，“东突解放组织”，又称“东突民族党”，1996 年在土耳其建立，是“东突”势力中最具有危害性的恐怖组织之一。而艾尼瓦尔·玉素甫则是该组织美国分部的负责人，同时又兼任美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主席。土耳其是“东突”分子活动核心地之一，土耳其国家电视台和右翼小报《中东报》都报道了有关“流亡政府”的消息。《中东报》还详细报道了“流亡政府”的组成，称“阿卜杜维尔江当选副总统，作家赫泽尔别克·盖伊图拉当选副总理，记者易斯玛依尔·真吉兹当选旅游部长。后两位都是土耳其公民。”

但是这个“流亡政府”的成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谓“流亡政府”是在美国成立，但美国各大媒体几乎毫无报道，甚至那些一贯持反华立场的媒体也大多未予理会。仅有美国之音维吾尔语广播做了报道。据《远东经济评论》报道，目前在美國的“东突”分子大约 1000 人左右，其中华盛顿地区有近 300 人。“但在宣布东突流亡政府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只有两名记者到场。

近两年来，“东突”势力一直企图将散落在世界各国的 50 多个“东突”团伙联合起来，形成世界性的“东突”组织与中国政府对抗，并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机会造势，妄图使“东突”问题国际化。“东突”势力频频在境外召开或明或暗的国际会议，及这次成立“流亡政府”都是这种意图的一个表现。但事实上，这次所谓“流亡政府”的成立甚至不算是取得阶段性的“成功”。即使在“东突”运动中，此事也没有引起更多关注。德国慕尼黑建立、长期利用互联网进行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宣传的“东突信息中心”主席阿布都杰力力·卡拉卡西（此人是中国公安部通缉的恐怖分子）在该组织网站上祝贺所谓“流亡政府”的成立。不过这与“流亡政府”设想的“一呼百应”相去甚远。事实上，长期以来，境外“东突”势力一刻也没有停止内讧。比如，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就对这个“流亡政府”不卖账，他对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我们很可能不予承认。”迪里夏提说：“首先，对任何有助于推动维吾尔人利益的事情，我们不会反对，但我们质疑该流亡政府的代表性。”再比如，“东突流亡政府”成立所在地美国的最大的维吾尔人组织“美国维吾尔联合会”拒绝承认该“流亡政府”。境外“东突”大头目艾尔肯·阿里提肯也未参加成立大会。在所谓“东突厥斯坦”还只停留在梦境当中时，这些自不量力的野心家就一直在对“独立”以后“总理”、“部

长”的宝座虎视眈眈。国际问题观察家认为：此次多数“东突”团伙对“流亡政府”不予理会的态度，仍是出于争权夺势的考虑。^[66]

美国打击塔利班的阿富汗战争期抓获一批与塔利班分子并肩作战的“东突”恐怖分子。美国在 2004 年 4 月 29 日正式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确定为恐怖组织，但一直拒绝中国政府引渡这批罪犯的要求。2004 年 5 月 13 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鲍彻证实，美国正在与中国商讨如何处置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一些中国“东突”分子。但美国对遣返态度暧昧。艾尼瓦尔·玉素甫 2004 年 9 月 14 日发表的所谓“东突流亡政府总理声明”中，通篇充斥了对美国的讨好乞怜：“成百上千万的东突厥斯坦人却深知和热爱美国……我们向美国寻求帮助，我们要求美国向北京说明，美国关心东突厥斯坦人的人权。我们要求美国向联合国施加压力，让联合国直接与东突厥斯坦的领导人对话接触”。^[67] 2004 年 10 月 28 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国防部已经得到命令，将释放多数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的中国“东突”分子。目前，有 22 名“东突”分子被关在关塔那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将在位于中国西北方向的第三国安置这些“东突”分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就美国国务院表示将为关塔那摩在押“东突”恐怖分子寻找第三国指出，美方应从国际反恐合作及中美双边关系大局出发，根据有关国际法准则谨慎行事，不要做有损国际反恐合作的事。

美国对恐怖主义所采取的双重标准，总是给“东突”势力以活动空间。我们有关方面对“东突”近两年的活动的评估也有不同看法，有说是它们的“间歇期”，也有说是“暗流涌动”，更有警告说“新一轮的恐怖袭击即将来临”。冷静客观地分析，我们认为：“东突”之暗流仍在蠢动，不可大意。

3 展望：走势微妙

2004 年中南亚地缘政治复杂,展望未来,“悬念”多多,最重要的是以下的五大“悬念”。

3.1 悬念之一:伊朗会不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下一目标?

伊朗是中东石油大国，又是在当今世界上敢于公开对美国说不的不多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一直被美国视为重要的敌国，“9·11”后被布什政府列为三个“邪恶轴心国”之一，打下伊拉克后伊朗又被列为六个“压迫性国家”之一。在美国大选激烈进行之时，伊朗的核武器计划逐渐发展到与美国摊牌的阶段。伊朗先是拒绝签署防核扩散条约，紧接着又威胁说，如果美国和以色列有打击伊朗核设施的企图，那么它将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并暗示说，驻伊美军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攻击首选目标。国际问题观察家认为，美国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这使伊朗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伊拉克。^[68]

以色列向来把伊朗看作比伊拉克更加险恶的威胁，它毫不掩饰地扬言要实施先发制人的袭击，就跟 1981 年空袭伊拉克的乌西拉核反应堆一样。以色列新任空军参谋长埃列泽·什克迪少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假如国家断定需要采用军事解决办法，军队就必须提供解决办法。”美国防务专家怀疑以色列未必能成功。伊朗的核设施超出了以色列飞机的作战范围，它们分布较广，而且有许多设施隐藏在地底深处。但美国无疑是可以做到的，它已经郑重考虑过这一设想，“美国完全有能力摧毁伊朗的核设施”。资深中东问题分析人士杰弗里·肯普称，“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鹰派已扬言：推翻伊朗政府——“这个政权必须被推翻”。美刊报导，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情报局已经演习过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打击。关于动用武力德黑兰政权更迭设想的文件在政府内部传阅，大多标注为“草稿”或“工作稿”，以规避国会传票和新闻自由法。据知情人土称，这些备忘录是布什政府对伊拉克战略的翻版：推翻现政府，迅速扶植一个亲美政府取而代之(迫使新政府承诺绝不研制核武器)，然后撤走。——按照美刊的说法——这一鲁莽的方案令美国军方领导人不寒而栗，没有证据表明它在内

阁一级赢得了支持。^[69]

布什以“战争总统”赢得了连任，可能更加得意放肆，美国《时代》杂志将他评选为2004年的年度封面人物，理由是：因为他固执己见绝不肯放下枪杆子，因为他能够使政治原则变得适应自己的硕大无朋的领导风格，还因为他在这一次选举说服了大多数投票人，他才是应当在白宫里再呆四年的人。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这真是布什连任的主要理由的话，2005年，或以后的几年内，伊朗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军事打击目标的概率就相当大。布什连任后的美国有个动向十分引人注目，那就是致力于驱逐国际原子能总干事巴拉迪活动。国际观察家分析：“五角大楼早就准备好了由美国大兵在伊朗推广民主的周密计划，这对专家已不是什么秘密，其主要绊脚石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正是该组织反复强调德黑兰是清白的。可以通过两条清除这一障碍，或者换人，或者败坏它的名声”。^[70]

3.2 悬念之二：大选后的阿富汗，部落长老古树嫁接“美式民主”能接出什么果？

按照美国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的计划，2004年10月9日，阿富汗在不平静的气氛中开始了大选，卡尔扎伊以55.4%的得票率获得阿富汗历史上首次总统直选的胜利。卡尔扎伊出身名门望族，毕业于喀布尔哈比比亚高等学校获学士学位，后进入印度西姆拉的喜马偕尔邦立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1982年毕业后不久即投笔从戎，参加抗苏侵阿斗争。2001年12月5日在德国波恩会议被阿富汗四方代表推举为阿临时政府主席（总理），任期6个月。2002年6月13日在紧急大支尔格会议上以1295票、83%的支持率当选为阿过渡政府总统，任期2年，也就是应本年6月进行总统直选。但是由于阿富汗国内局势一直在动荡，选期一再推迟。

早在2004年春天，奥马尔打破了两年多来的沉默，威胁说塔利班已经成立了一支两千人的“人弹”部队，准备在阿境内发动一场“人弹闪电战”。据报导，奥马尔说：“我们将杀死那些以任何方式和美国以及盟友合作的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恶魔。不管是谁，只要他和美国狼狈为奸，就是敌人。”在奥马尔看来，阿富汗即将举行的大选是美国扶植卡尔扎伊傀儡政权合法上台的阴谋，他声称：任何在选举中登记和出席投票的人都难逃一死。奥马尔还对卡尔扎伊本人发出了死亡威胁。^[71] 大选前一个月（9月16日），卡尔扎伊乘坐的直升机遭遇火箭弹袭击，侥幸死里逃生。大选前三天（10月6日），作为卡尔扎伊搭档的副总统候选人艾哈迈德·齐亚·马苏德遭到炸弹袭击，爆炸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马苏德本人幸免遇难。

为了这次大选，阿富汗临时政府动用了近10万军警和1.11亿英镑。驻阿近2万美军、北约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数架美军B-1轰炸机和英国皇家空军的“鹞”式战斗机也在24小时待命，准备随时应对塔利班的破坏行动。正如人们事先所担心的那样，投票刚开始就发生了意外——16名总统候选人中的14人指责呼声最高的临时政府总统卡尔扎伊在投票中大规模作弊，他们决定集体抵制大选！美国特使哈利勒扎德等多位中间人从中积极斡旋，才化解了选举危机。

布什政府在阿富汗不惜血本，苦心经营，其目的不外有二：

一是要通过所谓的公民投票给国际社会树立一个“民主样板”。为举办此次大选，来自参选的53个政党的成员聚集在位于喀布尔的选举培训和信息中心，学习如何开展竞选活动——美国式的竞选活动。但有的学员对此持怀疑态度，一位学员说：“可能有些人会提到自由民主，但对于阿富汗人民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因为我们是穆斯林。我们想要民主，但却是伊斯兰教下的民主。这是我们的目标。”^[72] 美国试图通过阿富汗大选创立“阿富汗模式”，为伊拉克大选积累经验、树立榜样。但“阿富汗模式”不一定适合伊拉克。从表面上看，阿富汗总统选举是一个自由竞争的过程，其候选多达18人，可是阿富汗大选本身并没有多少悬念，因为有显著影响的只有一个，一直是得到美国全力支持的卡尔扎伊。伊拉克与阿富汗

不同，美国在伊拉克只能实行分权管理，因为宗教、民族、派别等问题使伊拉克政局极为复杂。如果说“阿富汗模式”是一种单极稳定的话，那么在伊拉克只能实行多极稳定，这就决定前者对后者的借鉴意义也不是很大。

二是给自己扶植起来的卡尔扎伊政权以统治的合法性。但阿富汗社会还滞留在古老的部落长老社会。在近代史上，阿富汗始终存在地方强、政府弱的现象。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并不把进入中央政府分享权力看作地位合法化的必然手段。多年内战更是造就出一批大小互不买账的军阀。阿富汗军阀割据的局面不大可能因这样一次美式大选而发生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卡尔扎伊政府的实际控制能力仍“难以走出喀布尔”。在群众基础方面，阿富汗选举机构的统计显示，参加投票的人40%是妇女，有些地方，女性选民超过男性选民，这在西方选举理论中是一种不稳定的现象。因此，从目前情况看，阿富汗要真正实现稳定，光靠民选总统是远远不够的。^[73]

阿富汗的安全形势仍很严峻。10月23日下午，喀布尔又发生了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塔利班随即表示，近期他们还将进行更多的破坏活动。10月28日，一伙武装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了3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这是喀布尔首次发生的伊拉克式的绑架外国人质事件，一个自称塔利班分支“穆罕默德军”声称对此案负责。阿富汗局势当然还不至像伊拉克那样危险，在未来的一年里可能会有所好转，但进程还不会很顺利，特别是奥马尔、本·拉丹或许就藏身在与巴基斯坦交界的山区，无论如何，此次大选不大可能结出美国人期望的果子。

3.3 悬念之三：“金新月”鸦片连连大丰收意味着什么？

阿富汗及其相邻的巴基斯坦一带还被称为“金新月”的毒区，与东南亚的“金三角”和南美的“银三角”齐名为世界三大毒区，存在着严峻的毒品问题。这里毒品的主要品种是鸦片（其衍生物海洛因）和大麻，其中阿富汗是该地区毒品最大的生产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毒品来源国之一，全球制造海洛因和吗啡的原材料的四分之一来自阿富汗。^[74] 阿富汗毒品问题在冷战结束后日益突出和尖锐，特别是在1998年阿富汗鸦片耕种面积从64 000公顷增加到91 000公顷，鸦片产量也达到了4 600吨，^[75] 到1999年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生产国而备受关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随着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和塔利班政权的倒台，阿富汗毒品曾销声匿迹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很快就再次泛滥。2001年阿富汗毒品产量只有185吨，到了2002年，其产量高达3400吨。^[76] 尽管东南亚的鸦片种植数量在下降，但是由于阿富汗每公顷产鸦片（45公斤）高于东南亚（13公斤），因此2002至2003年，全球非法鸦片生产量提高了5%，阿富汗也创下了历史第二新高，总计有3,600吨粗鸦片，占世界供应量的五分之一。阿富汗2003年的鸦片产值了占世界市场的85%。^[77] 2004年有关详情要等到2005年春才能反映出来，但目前看来，2004年中南亚地区的毒品问题仍然继续恶化。2004年阿富汗毒品种植面积比2003年增加了三分之二，高达131,000公顷，鸦片共收获大约4,200吨，比2003年增加了17%，毒品种植面积扩大到了32个省。^[78] 2004年又是阿富汗大选年，阿富汗过渡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维护国内稳定，保证大选顺利进行上，无暇顾及对毒品的打击。根据联合国毒品报告，2004年“金新月”地区的毒品价格一直比较稳定，^[79] 这表明随着中南亚国家对毒品贸易打击力度地加大，毒品交易量得到有限的控制；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金新月”毒品贸易和毒品犯罪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仍在平稳发展，其潜在威胁也将越来越大，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则将严重影响中南亚地区的稳定，使近三年来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取得的一些政治、经济成果丧失。所以，2005年“金新月”毒品问题解决得好坏，将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80]

“金新月”并不是单纯的毒品犯罪问题，它是“三股势力”滋生的温床，或者更准确地说，“金新月”是“三股势力”滋生出来的毒区。宗教极端势力、恐怖组织及军阀支持的国际犯罪集团在频繁活动，他们不仅通过贩运毒品获取资金、洗钱，同时也为该地区的国际贩

毒集团提供某种保护和武器装备。“金新月”毒品犯罪日益严峻，地区安全也就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在赢得大选胜利后（11月4日）表示，阿富汗将不会允许军阀和贩毒分子继续存在，我们将竭尽全力铲除毒品和军阀势力。^[81]但此话说得容易做起来特别难。

3.4 悬念之四：“天鹅绒革命”会不会蔓延？

2003年11月2日的格鲁吉亚议会大选结束后，以萨卡什维利为首的反对派指责谢瓦尔德纳泽政权在选举中有舞弊行为，不承认大选结果，发动民众上街游行，并一举夺取政权。为了强调“不流血革命”的特点，格反对派称他们所发动的示威活动为“天鹅绒革命”。“天鹅绒”一词在俄语中含有“温柔、柔软”之意。“天鹅绒革命”一词来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场政变。1989年，捷政局发生剧变，群众成立民主议会，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推举著名政治反对派人士、戏剧家哈维尔为总统。这场政变自始至终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有媒体形容它“有天鹅绒般顺滑质感”。从此，人们把这种“和平”政变或革命称之为“天鹅绒革命”。萨卡什维利搞“和平政变”时始终高举象征“和平”的红玫瑰，因而该事件又被称为“玫瑰革命”。

2004年底经过三轮选举的乌克兰大选尘埃落定，亲西方的尤先科击败了亲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复制了格鲁吉亚的“天鹅绒革命”，又称为“橙色革命”，或“栗子花革命”。观察家们由此关注着独联体国家近年都进入大选，也都将面临着这种“和平政变”，有意思的是各有一个“美丽”的说法：摩尔多瓦将可能是“柳树革命”、吉尔吉斯斯坦将可能是“罂粟革命”、哈萨克斯坦将可能是“郁金香革命”。于是有人称：后社会主义世界仿佛进入了“天鹅绒革命”时期。^[82]

事实上，换届问题是独联体国家中的普遍难题。这些国家的总统大多是前苏联时代的高官，独立以来，已连续执政两届，大权独揽，但已年迈。普京的接任，还算满意地实现了俄罗斯总统的更换。阿塞拜疆的小阿利耶夫2003年10月19日接老阿利耶夫总统之位，所谓的“阿利耶夫王朝”的出现，是一种模式。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和2004年11月24日乌克兰大选中政治反对派以近乎政变式的更迭政权，就是“天鹅绒革命”模式。

哈萨克斯坦盛传，纳扎尔巴耶夫的女儿或女婿有可能接位，这种“裙带”关系已引起政治反对派的警惕和抗议，但纳扎尔巴耶夫之威望如日中天，身体也没问题，至少这届还不会考虑他人接班问题。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佐夫自封为终生总统，国内近期也没有什么政治人物能与之叫板，但是，一直传说尼亚佐夫重病缠身，他不若那一天撒手而去，那可能将是一片混乱。卡里莫夫的身体状况要比尼亚佐夫好些，他又是最强有力的总统，目前乌兹别克斯坦似乎还没有什么人在考虑他的接班人问题，但若干年后，这样的问题总要提出来的。塔吉克斯坦独立以来，总统已换了好几个人，那里南北政治的对立的背景下，不大可能出现家族统治，但只要是换届期一到，政治斗争升温，政局也就免不了动荡。

中亚国家（除土库曼斯坦外）的宪法规定，总统可连任但只能干两届，苏联时期的那一届不算，也都两届了。在2000年前后，这些国家都相继“修宪”，将总统的任期由五年延至七年，这也任期届满，这些国家都要进入换届大选。若要继续连任，必须再次“修宪”。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国家首当其冲进行大选的国家。阿卡耶夫若要再连任，必须“修宪”，“修宪”的先期的舆论工作已经开始，但问题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存在强大的政治反对派。反对派的头面人物库洛夫尚在比什凯克的监狱里，政府有意将其关押至2005年10月，即大选之后。反对派在摩拳擦掌：一是坚决反对“修宪”，二是要求立即释放库洛夫。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林立，其背景和政见都不一，但在反对阿卡耶夫的旗帜下走到一起，目前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个“把阿卡耶夫拉下马”的政治联盟。这可能是场认真的较量。

对于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中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国务院并不讳言，称颂之为柏林

墙推到之后美国向前苏联地区推动的伟大民主进程。刚结束的乌兹别克斯坦议会选举，已被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批评为“不透明”。在即将来临的吉尔吉斯斯坦大选之际，美国方面已公开要求阿卡耶夫“尊重”民主，不要再多想什么“修宪”、连任之事。西方在自家门口搞乌克兰时还有所顾忌。吉尔吉斯斯坦却在中国新疆门口，搞乱了这个小国，再制造出些“萨卡什维奇”、“尤先科”来，对美国来说，有利无害，甚至十分惬意。

2005年，“天鹅绒革命”似不可避免地要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悬念是：在这场即将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中，阿卡耶夫与反对派之间，谁将战胜谁？这里的关键在2005年初进行的议会选举，如果总统党在议会中取得压倒性优势，“修宪”和阿卡耶夫连任，可能顺利些，否则后果莫测。如果乌克兰的“橙色革命”的直接后果是乌克兰的“东西分裂”，那么吉尔吉斯斯坦可能出现的是“南北分裂”。此外，这将对中亚国家发生连锁效应。俄罗斯的一份周刊评论说：“昨天在格鲁吉亚发生的事，今天会在乌克兰发生，明天肯定会在哈萨克斯坦再现，这是哈萨克斯坦一名反对派人士12月初说的。虽说哈萨克斯坦的总统选举定于2006年初，但该国的一些人认为，2005年就可能举行。哈萨克斯坦有可能陷入政治危机，其标志是反对派活动非常活跃，以及一系列政权机关内部分裂严重。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经验给哈萨克斯坦的反对派鼓了劲。反对派联合成立了民主力量协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仿效乌克兰提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前下院议长扎尔马汉·图亚克拜将成为由反对派推举的总统候选人。”我们认为，这场“天鹅绒革命”将在独联体国家蔓延，并非危言耸听。

问题是，大选临近的中亚国家都将面临着政治反对派的挑战，一些口口声声“民主”的政客还再可能借国际问题做国内政治文章，比如，在“中国威胁论”还有一定市场的环境下，指责总统“卖国”，是一般“民主”分子动员民众的很方便的政治手腕。2002年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州骚乱”已是此前大选的先声。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大选无论结局如何，都可能使中亚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化。

3.5 悬念之五：费尔干纳，恐怖危机是否还会爆发？

如前所述，2004年中亚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怖暴力事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事件也波及到布哈拉一带。虽然还未有费尔干纳谷地的报导，但众所周知的是，那是个是非之地。我们在往年的报告中一再指出：这个与新疆克孜勒苏州一山之隔的谷地，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所分割，地形复杂、人口稠密、经济落后、社会问题严峻、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根深蒂固，历史上又是小股匪徒“巴斯马奇”猖獗活动过的地区。目前中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仍处于活跃发展的上升时期，费尔干纳谷地是当代“巴斯马奇”——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和宗教极端组织“伊扎布特”（Hizbut Tahrir）活动频繁地区，最容易发生问题的地方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巴特肯、奥什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纳曼干地区：

- 巴特肯位于谷地南缘山前地带，1999年发生过颇有影响的人质绑架事件，当时极端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在那里曾聚集了上千名武装匪徒。

- 纳曼干位于谷地的北缘，历来是宗教极端势力的巢穴，IMU的政治和军事头目约尔达西、纳曼干尼即来自这一地方。

- 奥什位于谷地的东南缘，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南方首都”，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杂居，宗教氛围非常浓郁。苏联解体前夕，那里就发生过激烈的民族、宗教冲突，“三股势力”在那里有着较深厚的政治基础。与奥什相邻的贾拉拉巴德州阿克瑟区在2002年3月发生过大规模抗议示威，并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骚乱。直观上贾拉拉巴德州骚乱是反对派与其对手的政治较量，实际上是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关系”深层次问题的反映，政治立场同部族意识的交织，体现出局势的复杂性。有迹象表明，贾拉拉巴德州的宗教反对派与奥什州的“三股势力”相呼应，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在反现政府的大旗下走在一起。如

果这种情况发生，奥什州有可能失控，从而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分裂”。“三股势力”就有可能因此在紧靠新疆的地方构筑新的巢穴，这是我们最应密切关注的问题。

以上悬念终将逐一解开，重要的是以何种方式发生，并以什么样的结果而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比较难以预测的。

4 结论

我们总的估计是：新疆周边可能持续着和平发展的势头，但诸多复杂因素交织，悬念迭出，因此中南亚的地缘政治可概括为：走势微妙。

参考文献

- [1] 基地组织今非昔比[N]. [墨西哥] 千年报, 2004-04-10; 现在谁是敌人? [N]. [美] 时代周刊, 2004-03-29.
- [2] 嗜血成性的年轻人今天领导着“基地”组织[N]. [阿根廷] 民族报, 2004-06-1.
- [3] 法利德·扎卡利亚. 仇恨美国[J]. [美] 外交, 2004 (9-10).
- [4] 军费开支——进一步拉开了与欧洲的差距[N]. [法] 回声报, 2004-10-20.
- [5] 美军苦苦撑着伊拉克[N]. 环球时报, 2004-09-27.
- [6] [沙特] 杂志周刊 2004-10-30[N].
- [7] 美联社华盛顿电, 2004-08-30 [Z].
- [8] 军费开支——进一步拉开了与欧洲的差距[N]. [法] 回声报, 2004-10-20.
- [9] 比越南严重得多 [N]. [英] 卫报, 2004-09-16.
- [10] 美联社贝鲁特电, 2004-09-21 [Z].
- [11] 拉·巴克斯特. 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强烈反对恐怖活动 [N]. 星期天泰晤士报, 2004-10-03.
- [12] 瓦·亚库波夫(鞑靼斯坦穆斯林教会第一副会长). 别斯兰悲剧应让国家领导人清醒起来[N]. [俄] 独立报, 2004-09-13.
- [13] 陈延琪、胡红萍. 车臣：跨世纪的反恐战争 [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现一般的提法是“车臣反政府武装”、或“车臣非法武装”。考虑到这伙武装是以恐怖暴力活动实现其分裂的政治目标，因此，我们认为，称之为“车相恐怖暴力武装”似乎更恰当些。
- [14] 新华社莫斯科电, 2004-09-08 [Z].
- [15] 美联社塔什干电, 2004-03-30 [Z].
- [16] 埃菲社莫斯科电, 2004-07-31 [Z].
- [17] 新疆国际问题研究组编. 国际反恐怖主义资料汇编[M], 乌鲁木齐, 2000. 324.
- [18] 美联社塔什干电, 2004-07-31 [N].
- [19] 埃菲社莫斯科电, 2004-07-31 [N].
- [20] 陈一鸣. 巴基斯坦部落区藏着恐怖分子[N]. 环球时报, 2004-10-27.
- [21] 多瑟姆·萨特帕耶夫(哈萨克斯坦风险评估组组长). 中亚温室[N]. [俄] 独立报, 2004-09-13.
- [22] 法新社华盛顿电, 2004-08-06 [Z].
- [23] 法新社纽约电, 2004-09-16 [Z]; 新华社联合国电, 2004-09-23 [Z].
- [24] 吉姆·洛贝. 新保守主义的骨干分子[J/OL]. [香港] 亚洲在线, 2004-01-13.
- [25] 多边主义艰难前行[N]. 环球时报, 2004-08-13.
- [26] 世界新的非对称[N]. [墨西哥] 标志周刊, 2004-10-01.
- [27] 俄罗斯人质事件标志世界走进“恐战”时代[J/OL]. 网易网, 2004-09-07.
- [28] 王嵎生. 世界进入反恐战争时代? [J/OL]. 人民网, 2004-10-26.
- [29] 玛丽安娜·别列尼卡娅. 恐怖主义是否有逻辑[Z], 俄新社莫斯科电, 2004-11-25.
- [30] 李零. 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J]. 读书, 2004 (11).

-
- [31] 唐璐. 谁是晴天朋友, 谁是全天候朋友? [N]. 国际先驱导报, 2004-12-24.
- [32] 船桥洋一. 再谈“中国和平崛起论” [N]. 朝日新闻, 2004-04-29.
- [33] 陈舟. 美国的安全战略与东亚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158.
- [34] 罗伯特·卡尔根. 仁慈的帝国 [J]. [美] 外交政策, 1998 (夏季号).
- [35] 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 (中译本)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39.
- [36] 迈克尔·斯温等. 中国大战略 (中译本)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 [37] 美联社华盛顿电, 2003-09-05 [Z].
- [38] 法里德·扎卡里安. 大家都未注意到的重要情况 [J]. [美] 新闻周刊, 2003 年 (1).
- [39] 肯尼思·沃尔什. 采访总统 [N].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 2002-12-30.
- [40] 鲍威尔坦言: 美中关系非常复杂, 美会继续合作 [J/OL]. <http://news.163.com> 2004-12-24.
- [41] 法新社华盛顿电, 2004-06-15 [Z]; 路透社华盛顿电 2004-06-15 [Z].
- [42] 俄塔社北京电, 2004-12-13 [Z].
- [43] 社论. “新蜜月时代” 已开始 [N]. 产经新闻, 2004-10-06.
- [44] 彼得罗夫. 俄将无力应对中国威胁 [N]. [俄] 独立报, 2004-11-18.
- [45] 斯特科尔尼亚科夫. 用铁路代替油管 [N]. [俄] 独立报, 2004-08-26.
- [46] 美国加紧中亚布兵 [J/OL]. <http://www.sina.com.cn> 2004-10-19.
- [47] 法新社华盛顿电, 2004-09-05 [Z].
- [48] [英] 星期日每日电讯报 [N], 2001-09-24.
- [49] 莫斯科新闻时报, 2003-04-29 [N].
- [50] 埃菲社莫斯科电, 2003-10-23 [Z]; 产经新闻 [N], 2003-10-24.
- [51] 关健斌. 俄罗斯最大海外军事基地落户塔吉克斯坦 [J/OL]. <http://www.sina.com.cn> 2004-10-19.
- [52] [俄] 独立报 [N], 2003-07-10.
- [53] 俄塔社杜尚别电, 2004-10-20 [Z].
- [54] 安·克鲁申斯基. 来自东方的友善之风——西方的反俄浪潮和俄中接近 [N]. [俄] 议会报, 2004-09-30.
- [55] 读卖新闻 [N], 2004-08-29.
- [56] 中印边界谈判将稳中求变 印度期待双方各有妥协 [J/OL]. <http://news.163.com> 2004-07-30 .
- [57] 威廉·佩塞克. 中印争雄? 可能问错了问题 [J/OL]. [美] 彭博新闻网站, 2004-09-24.
- [58] 右翼对新秩序保持警惕 [N]. [香港] 南华早报, 2004-12-26.
- [59] 新华社新德里电, 2004-12-14 [Z].
- [60] 美联社塔什干电, 2004-06-14 [Z].
- [61] 埃菲社莫斯科电, 2004-06-17 [Z].
- [62] 余晨. “亚洲北约” 与美国对华战略定位 [N]. [香港] 太阳报, 2004-12-26.
- [63] 胡红萍. 新疆周边国家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 [R] 2004.
- [64] <http://www.tianshannet.com.cn> 2004/09/30 [J/OL].
- [65] 唐志超. 中伊正常合作, 美国神经过敏 [N]. 国际先驱导报, 2004-11-12.
- [66] 东突向西方摇尾乞怜, “流亡政府” 闹剧草草收场 [J/OL]. <http://news.163.com> 2004-09-24.
- [67] <http://news.163.com> 2004-09-24 [J/OL].
- [68] [美] 大西洋月刊 [J], 2004 (12 月号).
- [69] 演习捉拿毛拉 [N]. [美] 新闻周刊, 2004-09-27 日.
- [70] 为进攻德黑兰扫清道路 [N]. [俄] 生意人报, 2004-12-15.
- [71] 星期日泰晤士报, 2004-04-04 [N].
- [72] 贾里德·费列. 美式民主在阿富汗难以实行 [N]. [香港] 南华早报, 2004-09-08.
- [73] 李策. 阿富汗大选能改变什么 [N]. 环球时报, 2004-10-27.
- [74] 中国新闻网 [J/OL]. 国际在线报道, 2004-04-02.

-
- [75] UN Information Centre, [R] 120 Percent Increase in Production of Raw Opium in Afghanistan for 1999, Press Release AFG/106: SOC/NAR/810, 10 September 1999.
- [76] 贾铁军. 中亚毒品泛滥日趋严重 联手打击铲除危害 [N]. 光明日报, 2002-11-28.
- [77] UNODC, World Drug Report (R) .2004. Volume1. Analysis, p59.
- [78] 数据来源于: UNODC [R], “AFGHANISTAN OPIUM SURVEY 2004”。
- [79] 同上。
- [80] 肖斌. 日趋恶化的中南亚地区毒品问题 [R], 乌鲁木齐, 2004.
- [81] 路透社喀布尔电, 2004-11-04 [Z].
- [82] 根·瑟索耶夫. 后社会主义世界仿佛进入了“天鹅绒革命”时期 [N]. [俄] 权利周刊, 2004-12-14.

2004 year-report: the geographic situation of Xinjiang

PAN Zhi-ping , SHI-lan

(Research Inst. of Central Asia, Xin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y, Urumqi 830011, 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t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2004 is that anti-terrorism lead to more terrors.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things has happened in this year around Xinjiang. Briefly speaking, they are: 1.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peaceful rebuilt in that region, the terrorism-separatism armed force in Chechen has made a sad year in 2004; 2.the terrorism attacks has happened in Uzbekistan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3.southern Vajilystan of Pakistan has become the last hiding-place of central-south Asia terrorists. If we make some assessment of the surrounding situation of Xinjiang,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dangerous palaces near the outside of Southern Xinjiang. Their malignant development will definitely endanger Xingjiang's stabil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o we nee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geographic situation of Xinjiang mainly determines by relationship among those regional big powers like China, U.S, Russia, India, even Pakistan. The most abstractive things in 2004 are: 1.SCO has started its oriented anti-terrorism system, and has opened up modern “silk road”, also has made a lot of new actions; 2.the economic tendency of Central Asia countries are also seen good; 3.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ring areas appears a lot of light points; 4.we still can't neglect the undercurrent of “East Turkistan”. In general, the geographic situation in this area becomes very complex. We can use one *Ci* from Li-Qinzhaio to describe it: “it's difficult to calm when it is still unknown of warm or cold”.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we find much suspense, among them 5 are most important: 1.Will Iran be the next target of US military attacks? 2. In post-election era: what's the result of the mixture of old tribal system and “American Democracy”? 3. 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big harvest of opium in “Golden Crescent Moon” region? 4. Will the “velvet revolution” be spread in Central Asia? 5. Will the regional terrorism crisis in Ferghana be broken out again? Our conclusion is that the geographic situation of Xinjiang will remain its peaceful developing tendency. But with many complex factors and a lot of suspension, the Central-South Asia geopolitics can be seen as: subtle developing tendency.

Key words: xinjiang; geographic situation; 2004; year-report

收稿日期: 2005-03-01

基金项目: 新疆社会科学院 2004 年度重点项目

作者简介: 潘志平 (1945-), 男, 福建省惠安县,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所长 研究员

石岚 (1970-), 女, 上海市南汇县,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副研究员